

| |
|------|
| 74 |
| 6641 |
| 25 |



74
6641
25

讀禮通考卷第九十

經筵講官禮部存纂翰林學士教習學士
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纂徐鼐

葬考九

山陵三

唐獻祖建初陵

唐書開元十一年八月追號宣皇帝曰獻祖

元和郡縣志宣皇帝建初陵高四丈周迴八十丈

懿祖啟運陵

唐書開元十一年八月追號光皇帝曰懿祖

元和郡縣志光皇帝啟運陵高四丈周迴六十步建

初啟運二陵共塋周一百五十六步均在昭慶縣西

南二十里

唐禮樂志開元十五年敕宣皇帝光皇帝陵以縣令



91-0802

檢校州長官歲一巡

太祖興甯陵

唐書武德元年六月追諡皇祖曰景皇帝廟號太祖
唐地理志興甯陵在咸陽縣咸陽原

世祖永康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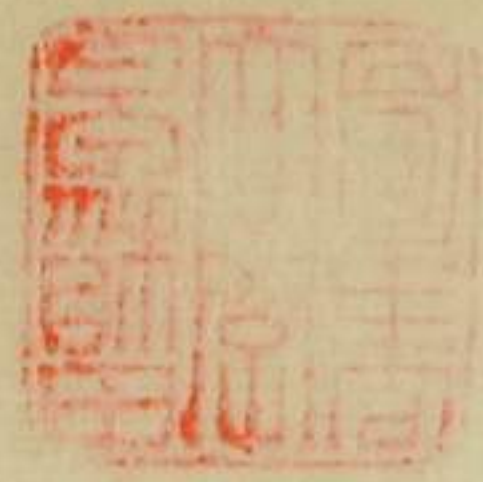
唐書武德元年六月追諡皇考曰元皇帝廟號世祖
太平寰宇記唐永康陵在三原縣北一十八里

唐禮樂志開元二十八年制以宣皇帝光皇帝景皇
帝元皇帝追尊號諡有制而陵寢所奉未稱建初啟

運陵如興甯永康陵置署官陵戶春秋仲月分命公
卿巡謁

高祖顯陵

唐書武德九年八月皇太子即皇帝位貞觀三年太



上皇徙居大安宮九年五月庚子崩于垂拱前殿十
月庚寅葬獻陵

唐會要太宗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定山陵制度令依
漢長陵故事務在崇厚時限既促功役勞弊祕書監
虞世南上封事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
非不欲崇高光顯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
高墳厚隴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
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
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
費甚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曰孝文帝居霸陵悽愴
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斲陳
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
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

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爲無窮計也
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
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
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
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
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爲壽陵作終
制其制云昔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寢殿園邑
爲棺槨足以藏骨爲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
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玉銅鐵一以瓦
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喪亂以
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乃燒取玉柙金鏤骸骨並盡
豈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使吾爲戮尸於地下
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

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
止於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
高遠堯舜有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爲奢泰捨
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戚戚也今爲邱隴如
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人但見高
墳大冢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爲漢之霸陵旣
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敞今之所卜地勢卽平不
可不起宜因白虎通所陳周制爲三仞之墳其方中
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書邱封大小
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
金銀銅鐵使後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
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二十七日已依霸陵今爲墳
隴又以長陵爲法恐非所宜伏願深覽古今爲久長

之慮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墳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已勞矣又漢家大郡五十萬戶今人眾不及往時而功力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又公卿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太宗乃謂中書侍郎岑文本曰朕欲一如遺詔但臣子之心不忍頓為儉素如欲稱朕崇厚之志復恐百代之後不免有發毀之憂朕為此不能自決卿等平章必令得所勿置朕於不孝之地因出虞世南封事付所司詳議以問司空房玄齡等議曰謹案高祖長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漢文魏文並不封不樹因山為陵竊以長陵制度過為宏侈二文立規又傷矯俗光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遵為成式實謂攸宜伏

願仰遵顧命俯順禮經詔曰朕既為子卿等為臣愛敬罔極義猶一體無容固陳節儉陷朕於不義也今便敬依來議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元和郡縣志獻陵在三原縣東一十五里

唐后妃傳高祖太穆順聖皇后竇氏崩于涿郡帝有天下詔即所葬園為壽安陵及祔獻陵尊為太穆皇后

獻陵陪葬

楚國太妃萬氏

館陶公主

河開元王孝恭

金石錄岑文本撰碑于立政書貞觀十四年立

襄邑恭王神符

清河王誕

韓王元嘉

京兆金石錄唐太尉絳州刺史韓王元嘉碑在三原縣

彭思王元則

京兆金石錄唐贈司徒荊州都督彭王元則碑在三原縣

道孝王元慶

京兆金石錄唐贈司徒荊州都督道王元慶碑在三原縣

鄭惠王元懿

京兆金石錄唐贈司徒益州都督鄭王元懿碑在三原縣

號莊王元鳳

京兆金石錄唐金州刺史

鄴悼王元亨

京兆金石錄唐金州刺史鄴王元亨碑在三原縣

徐康王元禮

京兆金石錄唐贈司徒冀州都督滕王元嬰碑在三原縣

滕王元嬰

京兆金石錄唐贈司徒益州都督鄧王元裕碑在三原縣

鄧康王元裕

京兆金石錄唐太子太師魯王元夔碑在三原縣

魯王元夔

京兆金石錄唐司徒貴州刺史霍王元軌碑在三原縣

霍王元軌

京兆金石錄唐贈司徒并州都督江王元祥碑在三原縣

江安王元祥

京兆金石錄唐揚州都督密貞王元曉碑在三原縣

密貞王元曉

并州總管張綸

榮國公樊興

京兆金石錄唐左武衛大將軍樊興碑在三原縣

平原郡公王長楷

譚國公邱和碑在三原縣

譚國公邱和

京兆金石錄唐潭州都督巢國勇

巢國公錢九隴

京兆金石錄唐刑部尚書彭城襄公劉德

刑部尚書劉德

京兆金石錄唐潭州都督吳

刑部尚書沈叔安

京兆金石錄唐沈叔安碑在三原縣

太宗昭陵

唐書地理志貞觀十年營昭陵析雲陽咸陽置醴泉縣

唐書地理志貞觀十年營昭陵析雲陽咸陽置醴泉縣

太宗紀十年六月己卯皇后崩十一月庚寅葬文德

皇后于昭陵

疾大漸與帝訣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

疾大漸與帝訣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

疾大漸與帝訣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

疾大漸與帝訣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

疾大漸與帝訣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

疾大漸與帝訣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

疾大漸與帝訣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

疾大漸與帝訣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

疾大漸與帝訣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

疾大漸與帝訣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

疾大漸與帝訣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

疾大漸與帝訣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

疾大漸與帝訣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

疾大漸與帝訣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

疾大漸與帝訣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

疾大漸與帝訣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

疾大漸與帝訣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

疾大漸與帝訣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

疾大漸與帝訣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

疾大漸與帝訣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

疾大漸與帝訣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

疾大漸與帝訣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

疾大漸與帝訣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

疾大漸與帝訣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

疾大漸與帝訣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

疾大漸與帝訣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

因山爲隴無起墳無用棺槨器以瓦木約費送終是妾不見忘也及崩葬昭陵因九嶷山以成后志帝自著表序始末揭陵左

金石錄唐太宗御製表歐陽詢八分書貞觀十年刻太宗爲文德皇后立其文載於實錄世頗罕傳今石刻已磨滅其略可見者有云無金玉之寶玩用之物木馬寓人有形而已欲使盜賊息心存亡無異又云俯視漢家諸陵猶如蟻垤皆被穿窬今營此陵制度卑狹用功省少望與天地相畢永無後患其言非不丁甯切至也然竟不免溫韜之禍太宗英武聰明過人甚遠而於此眷眷不忘何哉以此知死生之際能超然無累者聖哲之所難也

唐書十一年二月丁巳營九嶷山爲陵賜功臣密戚

陪塋地及祕器

唐鑑十一年二月帝自爲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言於帝曰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邱壠勞費天下因山爲墳器用瓦木而已及葬帝復爲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爲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是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爲己有今因九嶷山爲陵嶷祖及紅切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歿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爲法至是帝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卒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於是自爲終制因山爲陵容棺而已

范祖禹曰厚葬之禍古今之所明知也夫藏金玉於山陵是爲盜積而標示其處也豈不殆哉是以自漢以來無不發之冢後之人主知其有害無益而始爲

之賈禍迹相接而莫之或戒也太宗雖爲終制以戒子孫而昭
陵之葬亦不爲儉及唐之末不免暴露之患豈非高宗之過乎

舊唐書二月丁亥詔曰夫生者天地之大德壽者脩
短之一期生有七尺之形壽以百齡爲限含靈稟氣
莫不同焉皆得之於自然不可分外企也是以禮記
云君卽位而爲禕莊周云勞我以形息我以死豈非
聖人遠鑒通賢深識末代以來明辟蓋寡靡不矜黃
屋之尊慮白駒之過並多拘忌有慕遐年謂雲車易
乘羲輪可駐異軌同趣其弊甚矣有隋之季海內橫
流豺狼肆暴吞噬黔首朕投袂發憤情深拯溺扶翼
義師濟斯塗炭賴蒼昊降鑒股肱宣力提劍指麾天
下大定此朕之宿志於斯已畢猶恐身後之日子子
孫孫習於流俗猶徇常禮加四重之櫬伐百祀之木
勞擾百姓崇厚山陵今預爲此制務從儉約於九嶷

之山足容棺而已積以歲月漸而備之木馬塗車土
桴葦籥事合古典不爲時用又佐命功臣或義深舟
楫或謀定帷幄或身摧行陣同濟艱危克成鴻業追
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者無知咸歸寂寞若營魂有
識還如疇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漢氏使將相陪陵
又給以東園祕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古人豈異我
哉自今以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宜
賜塋地一所及以祕器使窆窆之時喪事無闕所司
依此營備稱朕意焉
貞觀政要十一年詔曰朕聞死者終也欲物之反真
也葬者藏也欲令人不得見也上古垂風未聞於封
樹後世貽則乃備於棺槨譏僭侈者非愛其厚費美
儉薄者實貴其無危是以唐堯聖帝也穀林有通樹

之說秦穆明君也橐泉無邱隴之處仲尼孝子也防
墓不墳延陵慈父也嬴博可隱斯皆懷無窮之慮成
獨決之明乃便體於九泉非徇名於百代也洎乎闔
閭違禮珠玉爲鳧雁始皇無度水銀爲江海季孫擅
魯斂以璠璣桓魋專宋葬以石椁莫不因多藏以速
禍由有利而招辱立廬旣發致焚如於夜臺黃腸再
開同暴骸於中野詳思曩事豈不悲哉由此觀之奢
侈者可以爲戒節儉者可以爲師矣

戈直曰漢文帝思以北山爲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張釋之對曰使其中有可
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也異時文帝之遺詔曰厚葬以破業吾甚不取霸陵山川
因其故毋有所改斯言也其有感於釋之之言乎唐太宗初作獻陵務存隆厚
猶文帝初年之意也虞世南諫而不能止十一年之詔豈非世南之言啟之歟

唐會要帝謂侍臣曰昔漢家皆先造山陵旣達始終
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營不頓費人功古者因山爲
墳此誠便事九嶼山孤聳迴絕因而旁鑿可置山陵

處朕有終焉之理乃詔營山陵於九嶼山之上足容
一棺而已務從儉約又佐命功臣義深舟楫追念在
昔何日忘之漢氏相將陪陵又給東園祕器篤終之
義恩意厚自今以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
薨亡賜塋地一所及賜以祕器使窀穸之時喪事無
闕凡功臣密戚請陪陵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爲左右
而列塋高四丈以
下二丈以上若父祖陪葬子孫從葬者亦如之

唐書二十年八月許陪陵者子孫從葬

二十三年五月己巳皇帝崩于含風殿八月庚寅葬

昭陵

唐會要昭陵在京兆府醴泉縣因九嶼層峯鑿山南
西深七十五尺爲立宮山旁巖架梁爲棧道懸絕百
仞繞山二百三十步始達立宮門頂上亦起遊殿文

德皇后卽立宮後有五重石門其門外於雙棧道上
山起舍宮人供養如平常及太宗山陵畢宮人亦依
故事留棧道準舊山陵使閻立德奏曰立宮棧道本
留擬有今日今既始終永畢與前事不同謹案故事
唯有寢宮安神供奉之法而無陵上侍衛之儀望除
棧道固同山岳上嗚咽不許長孫無忌等援引禮經
重有奏請乃依奏

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十
四人列於陵司馬北門內又刻石爲常所乘破敵馬
六匹於闕下

金石錄昭陵四降王名殷仲容書六馬贊歐陽詢八
分書

元和郡縣志昭陵在醴泉縣東北二十五里

長安志昭陵因九嶷山爲陵在醴泉北五十里

后妃傳太宗賢妃徐惠帝崩哀慕成疾不肯進藥曰
帝遇我厚得先狗馬侍園寢吾志也永徽元年卒陪
葬昭陵石室

安祿山事蹟潼關之戰我軍旣敗賊將崔乾祐領白
旗引左右馳突我軍視之狀若神鬼又見黃旗軍數
百隊官軍潛謂是賊不敢逼之須臾又見與乾祐鬪
黃旗軍不勝退而又戰者不一俄不知所在後昭陵
奏是日靈宮前石人馬汗流

柳宗元集陳京行狀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
官懲其上下之勤輓汲之艱也謁于上請更之上下
其議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宗
之志也其儉足以爲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顧其私

容而替之者也奏議不可上又下其議凡是公者六
七人其餘皆曰更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之

案貞元十四年昭陵寢殿災以宰相崔損為修奉陵使
宮寺憚輓汲請更其所損不能抗京獨持不可卒不徙

昭陵陪葬

越國太妃燕氏 越王
貞母

趙國太妃楊氏 趙王福母 京兆金石錄
國楊太妃碑李儼撰暢整書

紀國太妃韋氏 紀王
慎母

賢妃鄭氏

蜀悼王愔 京兆金石錄贈益州都
督蜀王愔碑咸亨中立

蔣王暉

越王貞

紀王慎

趙王福 京兆金石錄贈司空并州都
督趙王福碑咸亨元年立

曹王明

嗣紀王證

高密公主 駙馬都尉工部尚書杞國公段
綸合葬有碑見京兆金石錄

長廣公主 墓誌正書貞觀二十二年十一月見金石錄駙馬都尉
楊師道合葬有碑貞觀二十一年立見京兆金石錄

長沙公主 駙馬都尉豆
盧懷讓合葬

衡陽公主 駙馬都尉阿史那社尒合
葬見後○以上高祖女

襄城公主 唐書公主下嫁蕭銳更嫁姜簡 駙馬都尉蕭銳合葬 京兆
金石錄南安都護姜簡墓碑永徽中立 蕭銳碑貞觀中立

南平公主 駙馬都尉劉元懿合葬
有碑見京兆金石錄

遂安公主 駙馬都尉王大禮合葬
有碑見京兆金石錄

長樂公主 駙馬都尉長孫沖合葬
有碑見京兆金石錄

豫章公主 駙馬都尉唐義識合葬
有碑見京兆金石錄

普安公主 駙馬都尉史仁表合葬
有碑見京兆金石錄

臨川公主 駙馬都尉周道務合葬 京兆金石錄唐駙馬都
尉加上柱國營州都督周道務碑上元二年立

曹王明

清河公主

駙馬都尉程懷亮合葬 金石錄清河公主碑李儼撰暢整書 麟德元年十月 墓又有駙馬都尉常遠將軍程懷亮碑 駙馬都尉懷慈合葬 集古錄日公主名淑字麗真太宗第 十九女碑以顯慶四年十月立李義府撰懷慈書 墓又有駙

馬都尉兗州都督寶懷 悲碑見京兆金石錄

晉安公主

駙馬都尉韋 思安合葬

安康公主

駙馬都尉獨孤諶合葬 有碑見京兆金石錄

新興公主

駙馬都尉長孫曠合葬 有碑見京兆金石錄

城陽公主

駙馬都尉薛瓘合葬墓有駙馬都尉房州 刺史薛瓘碑咸亨中立見京兆金石錄

新城公主

駙馬都尉章正矩合葬有 碑見京兆金石錄矩作舉

特進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贈司空荊州都督

宋國公蕭瑀

特進贈潭州都督觀國公楊恭仁

子思訓 京兆金石錄 碑以貞觀十三年立

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贈司徒并州

都督申國公高士廉

許敬宗撰碑趙模書在劉洞村 金石錄趙模 書字畫甚工蓋貞觀中太宗命臨蘭亭序者

集古錄日碑以貞 觀二十一年立

司空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贈太尉并州都督梁國

公房喬

褚遂良書碑 在劉洞村

太尉檢校中書令司徒趙國公長孫無忌

尚書右僕射檢校侍中贈開府儀同三司司空萊國

公杜如晦

金石錄虞世基撰碑歐 陽詢書貞觀十四年立

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贈司徒并州都督衛國公李靖

許敬宗撰碑王知敬書在劉洞村 集古錄日碑以顯慶二年五月立

知政事特進贈司空太子太師相州都督鄭國公魏

徵

子叔玉 太宗御製碑并書 集 古錄日碑以貞觀十七年正月立

尚書左僕射虞國公贈特進溫彥博

歐陽詢 書碑

中書令贈侍中廣州都督江陵縣子岑文本

京兆金石 錄碑以貞

觀十八 年立

太子太師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英國公李勣子震 高宗御製碑

并書在劉洞村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尚書贈尚書右僕

射高唐縣公馬周子載 許敬宗撰碑殷仲容書在古村 復齋碑錄上元元年十月十六日建

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

都督高唐郡公許敬宗

中書令太子少師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因

安縣公崔敦禮于志甫撰碑子立政書在西洛村 集古錄且碑以顯慶元年十月立

開府儀同三司贈司徒并州都督鄂國公尉遲恭許敬宗撰碑宗

宗撰碑 集古錄且碑以顯慶四年二月立 子寶琳 集古錄且許敬宗撰碑王知敬書元亨元年立

左武衛大將軍贈徐州都督胡國公秦瓊許敬宗撰碑宗

貞觀十三年立碑在儀門村 刻叢編碑以貞

贈輔國大將軍揚州都督襄國公段志玄碑在儀門村 刻叢編碑以貞

觀十六年立文云君諱某字志玄而其名已殘缺然史初不載其名也

輔國大將軍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夔國公劉

宏基

左驍衛大將軍贈荊州都督薛國公長孫順德京兆金

永徽中立

贈驃騎大將軍益州大都督盧國公程知節許敬宗撰碑暢整書

集古錄且碑以麟德二年十月立在昭陵

宏文館學士贈禮部尚書永興公虞世南墓有碑見京兆金石錄

戶部尚書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莒國公唐儉

碑在小陽村

冠軍大將軍贈代州都督許洛仁碑在儀門村 京兆金石錄碑龍朔二年立

右武衛大將軍東萊郡公贈荊州都督公孫武達

右威衛大將軍漢東郡公李孟嘗

右監門將軍河南縣公元仲文

大將軍贈荊州刺史天水郡公邱行恭

贈右衛大將軍邲國公姜確曾孫皎 晦 于志甯撰碑 僧智辨書 金石錄碑以貞觀十九年

立十月

左領軍大將軍贈荊州都督虢國公張士貴子簡 孫柔遠 京兆金

石錄碑顯 慶中立

右武衛將軍丹陽郡公贈幽州都督李容師

左屯衛大將軍潞國公薛萬均

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武陽縣公李大亮

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大安縣公閻立德

左衛大將軍贈荊州都督范陽郡公張延師

左衛大將軍贈特進并州都督芮國公豆盧寬李義府撰碑在

西峪村

贈幽州都督平原郡公長孫儆無忌從父 京兆金石錄墓有碑永徽中立

右武衛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贈輔國大將軍竇國

公史大柰

贈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畢國公阿史那社尒子道真

贈輔國大將軍并州大都督涼國公契苾何力碑在西峪村 集古錄

贈鎮軍大將軍薛國公阿史那忠碑在西峪村 目上元二年十月立

天策府記室參軍贈太常卿汾陽縣公薛收碑在儀門村 金石

錄碑以永徽六年八月立

散騎常侍贈太常卿陽翟縣侯褚亮碑隸書撰人名氏皆闕

散騎常侍贈太常卿豐城縣男姚思廉

國子祭酒贈太常卿曲阜縣子孔穎達于志甯撰碑 金石錄世傳虞世南

國子祭酒贈禮部尚書新野縣公張後胤李義府撰碑在西峪村 復齋

碑錄碑以顯慶三年三月立在昭陵
以上見新舊唐書傳

左武侯將軍贈荊州都督剡國公張公謹
僧法琳撰碑蘇敬書 京兆金石錄碑永

徽中立

大將軍芮國公豆盧承業
宰相世系表承業寬之子馬氏通考陪葬是承業疑子孫 避明皇諱也

大將軍涼州都督周國公鄭仁泰

大將軍雁門公梁建方

原州都督李正朝
一作明

輔國大將軍史奕

左監門衛大將軍賀拔儼

輔國大將軍嘉國公周仁護

輔國大將軍阿史那德昌

驃騎將軍乙速孤晟
金石錄麟德元年二月

大將軍可汗阿史那步真

金吾衛大將軍梁敏
賜敏書碑 京兆金石錄碑顯慶三年立

吏部尚書馬載
周子 京兆金石錄碑咸亨中立

戶部尚書房仁裕

殿中監唐素會

光祿卿姜遐
姪麻公 賜遐碑

司衛卿尉遲寶琳
許敬宗撰碑王知敬書 集古錄目琳字元瑜敬德之子碑以咸亨元年正月立

尉遲寶琪
以上京兆金石錄

魏州刺史王濤
集古錄且濤字波利越雋州都人仕唐為內給事官至魏州刺史真定縣公諡曰忠碑以永徽中立

金州刺史豆盧貞松
宰相世系表豆盧寬之孫曰貞松官宗正卿爵中山公

甯州刺史賈義節

衛州刺史蕭業
京兆金石錄總章二年

乙速孤行儼
劉憲撰碑白義暉八分書在吐干村

乙速孤昭祐

苗神客撰碑釋行
滿書在叱干村

太宗尙服宗道

京北金石錄墓誌
貞觀十四年立

內侍張阿難

碑在西
峪村

江夏王道宗

禮部侍郎孔志約

宰相世系
表官郎中

工部侍郎孔元惠

宰相世系表作惠
元官國子司業

吏部侍郎姜晦

太常卿姜皎

衛尉卿魏叔玉

宰相世系表徵
子官光祿少卿

祕書監岑景儔

宰相世系表景儔文本之子官麟臺少
監衛州刺史昭文館學士儔字疑譌

宗正卿李芝芳

宗室表有太子賓
客之芳承祖子也

光祿卿房光義

原州別駕房暉

咸陽縣丞房曜

衛尉卿房光敏

閬州刺史房誕

清河郡主婿贈鴻臚卿竇庭蘭

宰相世系表
官衛尉少卿

洪州刺史吳黑闥

晉州刺史裴藝

金石錄碑以貞觀二十三年立
京北金石錄上官儀撰褚遂良書

甯州刺史竇義節

宰相世系表
作號州刺史

吏部郎中馬覲

宰相世系表周
之孫載之次子

原州都督李政明

宰相世系表作
正明靖之弟

臨淮公李規

西平郡王李琛

宗室表襄武郡王西平王安
之子河間王孝恭之兄也

簡州刺史李震

大將軍薛咄摩

大將軍蘇泥熟醴泉志作光熟

大將軍阿史那道真

大將軍賀蘭整

岑文本子方倩宰相世系表文本二子曼倩景倩曼倩襲長甯公官雍州長史口方倩誤蓋書舅下從方遂謗為方倩也

大將軍張世師醴泉志作張大師按宰相世系表張後盾子止有律師小師統師彥師道師而無世師大師

大將軍琅琊王駢

大將軍懷德公子伯億醴泉志作牛伯億

大將軍李森

大將軍公孫雅靖

琅琊公王珍

常州公李侁宗室表常州司馬慶節第四子

千金公李俊

中山王李据宗室表蔣王暉之孫建甯公休道之子

汝州別駕房漸

左清道率房恒

雍州長史李弼

原州都督史幼虔

陝王府司馬史為謙

將軍斛斯正貴

將軍徐定成

將軍康野

將軍元思立

將軍李承祖宗室表左武衛將軍蔡國公

將軍薛承慶

右衛郎將軍尉遲昱

左衛郎將軍姜昕

中郎將殷承爽

右監門將軍執失善

左金吾將軍房先忠

橫野軍都督拔野鐵

都督渾大甯宰相世系表左衛率府率

于闐王尉遲光

將軍仇懷古禮泉志作懷遠

將軍杜君綽

將軍麻仁靖

將軍何道

將軍楊思訓

右衛大將軍李思摩

薩寶王贊普

新羅王真德以上見文獻通考

乾學案唐之昭陵既許功臣密戚陪塋矣又許陪陵者子孫從葬故見於紀傳者冗雜無次馬氏通考凡一百五十五人醴泉縣志凡一百六十七人通考不列杜如晦而有于闐薩寶新羅諸王考新羅王真德之亡史但言遣使至其國弔祭不聞其陪葬也薛仁貴卒傳云護喪還鄉里墓碑在安邑而醴泉志以為陪葬誤今據新舊史所書者列於前而陳思寶刻叢編有墓碑可信者次之通考又次之

高宗乾陵

舊唐書宏道元年十二月己酉帝崩于貞觀殿文明

元年八月庚寅葬于乾陵

乾學案新唐書高宗之崩其日丁巳未詳孰是

唐地理志文明元年析醴泉始平好時武功幽州之永壽置奉天縣以奉乾陵陵在北五里梁山元和郡縣志梁山高宗乾陵所在因名曰奉天縣其山卽禹貢治梁及岐又古公踰梁山及秦立梁山宮皆此山也

太平寰宇記乾陵唐高宗與則天后同一陵在乾州西北五里

舊唐書則天后武氏神龍元年冬十一月壬寅崩于上陽宮之仙居殿二年五月庚申祔葬乾陵

唐會要神龍元年十二月將合葬則天皇后于乾陵

給事中嚴善思上表曰臣謹案天元房錄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入臣伏聞則天大聖皇后欲開乾陵合葬卽是以卑動尊事旣不經恐非安穩臣又聞乾陵玄宮其門以石閉塞其石縫鑄鐵以固其中今若開陵其門必須鑿鑿然以神明之道體尙幽玄今乃動眾加功誠恐多所驚躓又若別開門道以玄宮卽往者葬時神位先定今更改作爲害益深又以脩築乾陵之後國頻有難遂至則天皇后權萬機二十餘年其難始定今乃更加營作伏恐還有難生但合葬非古著則古昔在禮經緣情爲用無足依準況今事有不安豈可復循斯制伏見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之後祚皆不長雖受命應期有同天假然循機享德亦在時文但陵墓所安必資勝地

後之肩嗣用託靈根或有不妥後嗣固難長享伏望
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類綱於乾陵之旁更擇吉
地取生墓之法別起一陵既得從葬之義又成固本
之業伏以合葬者緣人私情不合葬前脩故事若以
神道有知幽塗自得通會若以死者無知合之復有
何益然以山川精氣上為星象若葬得其所則神安
後昌若葬失其宜則神危後損所以先哲垂範具立
葬經欲使生人之道必安死者之神永固伏望少迴
天眷俯覽臣言行古昔之明割私情之愛社稷長享
天下久安疏奏下百官詳議尋有勅準遺詔葬之
唐書陳子昂傳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
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境可營山陵上書曰臣聞秦據
咸陽漢都長安山河為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胡宛

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東之粟而收山西之寶長
羈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巴隴嬰吐
蕃西老千里贏糧北丁十五乘塞歲月奔命秦之首
尾不完所餘獨三輔閒耳頃遭荒饑百姓薦饑薄河
而右惟有赤地循隴以北不逢青草父兄轉徙妻子
流離賴天悔禍去年薄稔贏耗之餘幾不沈命然流
亡未還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
下以先帝遺意方大駕長驅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
從仰給山陵穿復必資徒役率癯弊之眾興數萬之
軍調發近畿督扶稚老鑿山輦石驅以就功春作無
時何望有秋彫眊遺燠再罹艱苦有不堪其困則逸
為盜賊揭挺叫噓可不深圖哉且天子以四海為家
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豈愛夷裔而鄙中國邪示無外

也周平王漢光武都洛而山陵寢廟並在西土者實以時有不可故遺小存大去禍取福也今景山崇秀北對嵩邛右眇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且太原詹鉅萬之倉洛口儲天下之粟乃欲捨而不顧儻鼠竊狗盜西入陝郊東犯虎牢取敖倉一抔粟陛下何與遏之武后奇其才擢麟臺正字

五代史溫韜為節度使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惟乾陵風雨不可發

乾陵陪葬

章懷太子賢

懿德太子重潤

澤王上金

許王素節

邠王守禮

義陽公主

新都公主

永泰公主

唐書公主傳恠張易之為武后所殺帝追贈以禮改葬號墓為陵

安興昭懷公主

特進王及善

中書令薛元超

特進劉蕃禮

尚書左僕射贈司空并州大都督豆盧欽望

左僕射楊再思

右僕射劉仁軌

左衛將軍李謙行

左武衛將軍高侃

中宗定陵

舊唐書景龍四年六月壬午帝崩于神龍殿十一月己酉葬于定陵

永和郡縣志定陵在富平縣西北十五里龍泉山唐書和思順聖皇后趙氏神龍元年追諡曰恭皇后中宗崩藏靈事草庶人不臣不得祔有司加上尊諡以后祔定陵

定陵陪葬

節愍太子重俊

睿宗橋陵

唐書延和元年八月立皇子為皇帝自尊為太上皇開元四年六月崩于百福殿十月庚午葬橋陵

長安志橋陵在奉先縣西北三十里豐山封內四十里陪葬太子三公主二

馬端臨曰致堂讀史管見言明皇於睿宗孝養素薄故其崩也五月而遽葬以為薄於其親然愚嘗考之自漢以來並未嘗守天子七月而葬之制如隋以前歷代葬期多只在一兩月之內蓋以預規山陵而嗣君又急於從吉故也雖至孝如晉武帝魏孝文亦迫於其臣下之請不免逾近代之制惟以禍亂不克葬者方有數月之淹如梁武帝父子是也至唐高祖崩五月而葬則以升遐之後方營山陵故少遲於前代虞世南諫疏可見及太宗預為壽藏則又不及五月高宗以後或遲或速大概不越五六月雖少遲於近代而終未能復古禮明皇蓋亦循故事耳致堂豈未之考耶

舊唐書肅明順聖皇后劉氏為則天所殺景雲元年追諡招魂葬于東都城南陵曰惠陵睿宗崩遷祔橋陵○昭成順聖皇后竇氏長壽二年遇害梓宮祕密莫知所在睿宗即位追諡招魂葬于都城之南陵曰靖陵睿宗崩祔葬橋陵

朱彝尊曰肅明昭成二后皆為則天所害莫知其尸所在先招魂葬于城南後遷祔橋陵故杜工部詩云崇岡擁象設沃野開天庭又云豈徒郵備享尚謂求無形蓋詠其實此工部所以號詩史也

橋陵陪葬

惠莊太子攜

惠文太子範

惠宣太子業

昭儀唐氏京兆金石錄睿宗昭儀晉昌唐氏碑景雲中立

宜城公主

金城公主

長甯公主

成安公主

定安公主

鄜國公主訪碑錄張說撰碑明皇八分書開元中立

彭國公主

乾學案橋陵陪葬宋次道長安志謂太子三

公主三馬氏通考三太子不書書節愍太子重俊然重俊乃陪葬定陵者至通考所載公主七人疑其四亦陪葬他陵者也

玄宗泰陵

舊唐書上皇移居西內上元二年四月甲寅崩于神龍殿初上皇親拜五陵至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鳳翥之勢復近先塋謂侍臣曰我千秋後宜葬此地得奉先陵不忘孝敬矣至是追奉先旨以創寢園廣德元年三月辛酉葬於泰陵

唐地理志泰陵在奉先縣東北二十里金粟山舊唐書貞順皇后武氏賜號惠妃開元二十五年薨贈皇后葬于敬陵

集古錄曰貞順皇后武氏碑玄宗御製御書字為八

分皇太子亨題以天寶十三年四月立
京兆金石錄貞順武后碑陰記從子武就撰王膺行
書建中二年

舊唐書元獻皇后楊氏生肅宗開元十七年薨葬細
柳原至德二載追冊爲元獻皇后寶應二年正月祔
葬泰陵

揮塵錄乾德四年泰陵置守陵二戶三年一祭肅宗

建陵憲宗景陵宣宗貞陵同

泰陵陪葬

贈揚州大都督高力士

肅宗建陵

舊唐書寶應元年四月乙丑上崩于長生殿二年三
月庚午葬于建陵

唐地理志建陵在醴泉縣東北十八里武將山一名
馮山

舊唐書章敬皇后吳氏生代宗薨葬于春明門外代
宗卽位之年羣臣以肅宗山陵有期準禮以先太后
祔靈廟宰臣郭子儀等表上尊諡曰章敬皇后二年

三月祔葬建陵

文獻通考貞元十四年命有司脩葺陵寢以昭陵舊
宮先因火焚毀故詔百官詳議議者多云舊宮旣被
焚焚請移就山下或有議請脩舊宮者上意亦不欲
移由是復以山上爲定於是請左諫議大夫平章事
崔損完脩八陵使及所司計獻昭乾定泰五陵各造
屋三百七十八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間唯
建陵不復創造但脩葺而已

建陵陪葬

尚父汾陽王郭子儀

唐會要元和九年左金吾衛大將軍郭劍奏亡祖子儀陪葬建陵欲於墳所種植松楸救如遇

年月通便陵寢脩營宜令所司許其種植

代宗元陵

舊唐書大曆十四年五月辛酉上崩于紫宸上內殿十月己酉葬于元陵

元和郡縣志元陵在富平縣西北四十里檀山

冊府元龜建中元年德宗即位將厚奉元陵刑部員外郎令狐峘上疏曰臣讀漢書劉向傳見論王者山陵之誠垂之史冊萬古芬芳何者聖賢之心勤儉是務必求諸道不作無益故舜葬蒼梧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于畢陌無邱隴之處漢文葬于霸陵因山谷之勢禹非不忠啟非不順周公非不

悌景帝非不孝也其奉君親皆從儉嚴宋文公始為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其臣華元樂莒春秋書為不臣秦始皇驪山魚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珍寶之藏不可勝計千載非之宋桓魋為石椁夫子曰不如速朽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張釋之對孝文曰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漢文帝霸陵皆用瓦器不以金銀為飾由是觀之有德者葬逾薄無德者葬逾厚昭然可觀矣陛下臨御天下聖政日新減膳節用有司給物悉依元祐利於人也遠方底貢唯供祀事薄於已也獨六月一日制文云緣應山陵制度務從優厚當竭帑藏以供費用者此誠仁孝之德切於聖衷伏以尊親之義貴於合禮陛下每下明詔發德音追蹤唐虞超邁周漢豈取悅凡常之口有

違賢哲之心與失德之君競於奢侈者也臣又伏讀
遺詔曰其喪儀制度務從儉約陛下恭順先志動無
違者若制度優厚豈顧命之意也疏奏優詔從之

德宗崇陵

舊唐書貞元二十一年春正月癸巳上崩于會甯殿
永貞元年十月己酉葬于崇陵昭德皇后王氏祔焉
元和郡縣志崇陵在雲陽縣東二十里

唐地理志崇陵在雲陽北一十五里嵯峨山

唐書昭德皇后王生順宗冊號淑妃貞元三年妃
久疾帝念之遂立為皇后冊禮方訖而后崩葬靖陵
置令丞如他陵臺永貞元年改祔崇陵

舊唐書韋賢妃初為良娣貞元四年冊為賢妃及德
宗崩請於崇陵終喪紀因侍于寢園元和四年薨

順宗豐陵

舊唐書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之
咸甯殿秋七月壬申葬于豐陵

元和郡縣志豐陵在富平縣東北三十三里舊金山
舊唐書莊憲皇后王生憲宗冊為良娣永貞內禪
冊為太上皇后元和十一年三月崩于南內之咸甯
殿其年八月祔葬于豐陵

憲宗景陵

舊唐書元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上崩于大明宮之
中和殿五月庚申葬于景陵

唐地理志景陵在奉先縣西北二十里金熾山
唐書懿安皇后郭氏生穆宗穆宗嗣位上尊號皇太
后敬宗立號太皇太后宣宗立后暴崩有司上尊諡

葬景陵外園○孝明皇后鄭氏生宣宗及卽位尊爲皇太后懿宗立尊爲太皇太后咸通六年崩葬景陵旁園

景陵陪葬

惠昭太子甯

賢妃王氏

穆宗光陵

唐書長慶四年正月壬申帝崩于清思殿十一月庚申葬于光陵

唐地理志光陵在奉先縣北十五里堯山

唐書恭僖皇后王氏生敬宗長慶時冊爲妃敬宗立上尊號曰皇太后會昌五年崩有司上尊諡葬光陵東園○貞獻皇后蕭氏生文宗大中元年崩八月庚

子葬光陵

敬宗莊陵

舊唐書寶曆三年十二月中官劉克明反辛丑帝崩太和元年七月癸酉葬于莊陵

唐地理志莊陵在三原縣西北五里

宣莊陵陪葬

悼懷太子晉

文宗章陵

唐書開成五年正月辛巳帝崩于太和殿八月壬戌葬于章陵

太平寰宇記章陵在富平縣西北二十里

武宗端陵

唐書會昌六年二月甲子帝崩于大明宮八月壬申

葬于端陵

太平寰宇記端陵在三原縣東十里

唐書賢妃王氏初進號才人帝欲立為后李德裕曰才人無子且家不素顯恐詒天下議乃止帝不豫才人侍左右帝熟視曰吾氣奄奄情慮耗盡願與汝辭對曰陛下萬歲後妾得以殉及帝崩即自經幄下宣宗即位嘉其節贈賢妃葬端陵之柏城

宣宗貞陵

唐書大中十三年八月癸巳帝崩于咸甯殿咸通元年二月丙申葬貞陵

太平寰宇記貞陵在雲陽縣西北四十里

貞陵陪葬

婕妤柳氏

懿宗簡陵

舊唐書咸通十四年六月帝不豫七月戊寅疾大漸辛巳遺詔當舉薄葬之禮宜遵漢魏之文其山陵制度務在儉約並不得以金銀錦繡文飾表具唐書七月辛巳帝崩于咸甯殿乾符元年二月甲午葬簡陵

太平寰宇記簡陵在富平縣西北四十五里

僖宗靖陵

唐書文德元年三月癸卯帝崩于武德殿十月辛卯葬于靖陵

太平寰宇記靖陵在蒲城縣界乾州東北一十里與

乾陵相接隔豹谷去長安一百五十里

昭宗和陵

舊唐書天祐元年八月壬寅朱全忠弑昭宗于椒殿
二年二月己酉葬于和陵

太平寰宇記昭宗陵在緱氏縣東北五里

唐地理志和陵在緱氏縣太平山本懷來山天祐元
年更名

景宗溫陵

舊唐書天祐五年二月帝為全忠所害諡哀皇帝以
王禮葬于濟陰縣之定陶鄉明宗時就故陵置園邑
有司請諡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

唐書陵曰溫陵

五代會要曹州溫陵例下本州府官朝拜

附 孝敬帝恭陵

唐書孝敬皇帝宏顯慶元年立為皇子上元二年從

幸合璧宮遇魘薨詔諡孝敬皇帝葬緱氏墓號恭陵

制度盡用天子禮帝自製睿德紀刻石陵側營陵工

費鉅億人厭苦之投石傷所部官司至相率亡去

太平寰宇記恭陵在緱氏縣東北五里

讓帝惠陵

唐書讓皇帝憲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嘗為太

子而楚王有大功故久不定憲辭曰儲副天下公器

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

內失望臣以死請帝嘉憲讓遂許之開元二十九年

薨葬橋陵旁號其陵曰惠陵

唐地理志惠陵在奉先縣西北十里

奉天帝齊陵

唐書奉天皇帝踪天寶十載薨贈太子諡靖德肅宗

立進諡奉天皇帝妃竇氏為恭應皇后詔尚書右僕射裴冕持節改葬墓號齊陵

唐地理志齊陵在昭應縣東一十六里

承天帝順陵

唐書承天皇帝倓貶齊王大曆三年有詔以倓當艱難時首定大謀排眾議於中興有功進諡承天皇帝以興信公主季女張為恭順皇后冥配焉葬順陵

唐地理志順陵在咸陽原

諸道石刻錄承天皇帝墓文常袞撰徐浩書代宗大曆二年立

京兆金石錄承天皇帝子新平郡王儼墓誌常袞撰永泰元年立

貞懿皇后莊陵

唐書代宗貞懿皇后獨孤氏冊貴妃生韓王迥大曆十年薨追號為皇后帝悼思不已殯內殿累年不外葬後三年始詔於都左治陵欲朝夕望見之補闕姚南仲諫而止乃葬莊陵

舊唐書華陽公主祔于莊陵之園

獨孤皇后所生也

冊府元龜代宗大曆十年獨孤皇后崩上悼痛詔近城為陵以朝夕臨望右補闕姚南仲上疏曰臣聞人臣宅於家帝王宅於國長安乃祖宗所宅其可與鑿建陵其側乎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西近宮闕南迫大道使近而可視沒而復生雖宮以待之可也如今骨肉歸土魂無不之雖欲自近了復何益且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先皇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也今起陵目前心一感傷累日不能平且匹夫向

隅滿堂不樂況萬乘乎天下謂何陛下謚后以貞懿而終以褻近臣竊惑焉今國人皆曰后陵在邇陛下將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聖德無益先后欲寵反辱惟陛下熟計疏奏帝嘉納進五品階以酬讜言

宣懿皇后福陵

唐書穆宗宣懿皇后韋氏生武宗長慶時冊為妃武宗立妃已亡追冊為皇太后有司奏太后陵宜別制號帝乃名所葬園曰福陵

唐地理志福陵在萬年縣東二十五里

會昌一品集李德裕上奏曰奉宣宣懿皇太后祔光陵同立宮及不移福陵只祔廟何者為便商量奏來者右臣等伏以園寢已安神道貴靜光陵因山久固僅二十年福陵近又脩崇足彰嚴奉今若再因合祔

須啟二陵或慮聖靈不安未合先旨又以陰陽避忌亦有所疑不移福陵實合禮意伏以照臨在天光靈未寔合食清廟於禮無違足以申陛下大孝之心表先昭配之德既遵舊典尤愜眾情臣等商量祔太廟不移福陵實為允便

元昭皇后慶陵

唐書宣宗元昭皇后龜氏大中中薨懿宗追冊為皇太后自建陵曰慶陵

惠安皇后壽陵

唐書懿宗惠安皇后王氏咸通中冊號貴妃生普王七年薨王卽位是為僖宗追尊皇太后祔主懿宗廟卽其園為壽陵

文獻通考後唐同光三年六月勅壽陵等一十陵一

例脩掩

恭獻皇后安陵

唐書懿宗恭憲皇后王氏生昭宗追號皇太后即故

葬號安陵

後梁興極陵

五代會要開平元年七月追尊宣光皇帝黯廟號肅

祖葬興極陵在單州碭山縣

乾學案興極陵本後梁追崇其先世之墓王

明清揮塵錄謂朱梁太祖葬興極陵在伊闕

縣誤矣

永安陵

五代會要開平元年七月追尊光獻皇帝茂林廟號

敬祖葬永安陵在單州碭山縣

光天陵

五代會要開平元年七月追尊昭武皇帝信廟號憲

祖葬光天陵在單州碭山縣

咸甯陵

五代會要開平元年七月追尊文穆皇帝誠廟號烈

祖葬咸甯陵在單州碭山縣

太祖宣陵

五代春秋乾化二年六月戊寅皇子友珪弒逆帝崩

于寢殿十一月甲寅葬于宣陵

五代會要陵在洛京伊闕縣

末帝墓

五代春秋龍德二年十月辛未朔晉師迫京師戊寅

帝崩于建國樓下

通鑑辛巳莊宗詔王瓚收友貞尸殯于佛寺漆其首函之藏于大社

五代會要晉天福二年安從進收葬之

揮塵錄梁末帝葬伊闕縣

後唐永興陵

五代會要同光元年閏四月追尊昭烈皇帝執宜廟

號懿祖葬永興陵在代州雁門縣

長甯陵

五代會要同光元年閏四月追尊文皇帝國昌廟號

獻祖葬長甯陵在代州雁門縣

朱彝尊曰代州柏林寺東有斷碑題額尚存曰唐故左龍武統軍檢校司徒贈太保隴西李公神道之碑文曰公諱國昌字德興世為隴西沙陀人偉姿容善騎射蓋晉王克用之父朱邪赤心也歐陽永叔去五代甚近又篤好金石文而於沙陀世次云不得詳其作後唐紀國昌字德興紀亦遺之蓋未見是碑也

建極陵

五代會要同光元年閏四月追尊武皇帝克用廟號

太祖葬建極陵

明一統志在代州西一十里金天眷初盜發之守墳

僧言之郡守守夢王告云吾墓中有酒盜飲之脣皆

黑可用此捕之明日獲盜寺僧居其半

坤陵

五代會要後唐太祖皇后曹氏同光三年七月崩諡

曰正簡十月葬于坤陵初欲祔於代州太祖園陵中

書門下奏議曰人君以四海為家不當異南北洛陽

帝王之宅四時朝拜理須便近不能遠幸代州且漢

代諸陵皆近秦雍國朝陵寢布列京畿後魏文帝自

代還洛之後園陵皆在河南兼勅勳臣之家不許北

葬今魏氏諸陵尚在祔葬代州理未為允從之

莊宗雍陵

五代春秋同光四年四月丁亥朔郭從謙弑逆帝崩于絳霄殿天成元年七月葬于雍陵
五代史注帝尸為伶人焚之明宗入洛得其骨燼葬之河南新安縣號雍陵

五代會要陵在洛京新安縣至晉天福二年正月以犯廟諱改為伊陵

遂陵

五代會要明宗天成二年十二月追尊孝恭皇帝聿廟號惠祖葬遂陵在應州金城縣

衍陵

五代會要天成二年十二月追尊孝靖皇帝教廟號

奕陵

毅祖葬衍陵在應州金城縣
五代會要天成二年十二月追尊孝靖皇帝教廟號烈祖葬奕陵在應州金城縣

慶陵

五代會要天成二年十二月追尊孝成皇帝寬廟號德祖葬慶陵在應州金城縣

朱彝尊曰應州城南三十里有馬神祠祠前施食臺刻石列入卦於旁又書一十八宿字取石覆而觀之上有篆文曰唐故汾州刺史朱邪府君墓誌銘蓋沙陀之俗死焚其骨盛以石函此則其蓋也考後唐家人傳無官汾州刺史者惟明宗之父寬嘗贈汾州刺史見冊府元龜又葬于應州其為寬墓銘無疑也史稱明宗無姓氏太祖養以為子不知其父冒姓朱邪者久矣後明宗即位蓋其考曰孝成廟號德祖陵曰慶陵其時祠官之守春秋之祭山陵之封土必崇執意為人所發千載之下并石函亡之而僅存其蓋也

明宗徽陵

五代春秋長興四年十一月戊戌帝崩于雍和殿清

泰元年四月丙申葬徽陵

五代會要陵在洛京洛陽縣

揮塵錄明宗葬徽陵在洛陽東北

閔帝墓

五代會要長興四年十二月卽位應順元年四月廢
爲鄂王其月九日遇弒于衛州晉天福元年十二月
葬徽陵之封中

末帝墓

五代會要應順元年四月卽位清泰三年閏十一月
遇難崩于後樓晉天福元年十二月葬徽陵之封中
五代史注帝自焚死晉高祖葬其骨燼于徽陵域中

後晉義陵

五代會要天福二年五月追尊孝安皇帝景廟號靖

祖葬義陵

惠陵

五代會要天福二年五月追尊孝簡皇帝柳廟號肅

祖葬惠陵

康陵

五代會要天福二年五月追尊孝平皇帝昱廟號睿

祖葬康陵

昌陵

五代會要天福二年五月追尊孝元皇帝紹雍廟號

憲祖葬昌陵在北京晉陽縣

高祖顯陵

五代春秋天福七年六月乙丑帝崩于鄴都保昌殿
十一月葬顯陵

揮塵錄石晉高祖葬顯陵在壽安縣
明一統志在交城縣西北六十里

後漢懿陵

五代會要天福十二年閏七月追尊明元皇帝湍廟

號文祖葬懿陵無陵所遙申朝拜

沛陵

五代會要天福十二年閏七月追尊恭僖皇帝昴廟

號德祖葬沛陵無陵所遙申朝拜

威陵

五代會要天福十二年閏七月追尊昭獻皇帝僖廟

號翼祖葬威陵在北京晉陽縣

肅陵

五代會要天福十二年閏七月追尊章聖皇帝瑛廟

號顯祖葬肅陵

高祖睿陵

五代春秋乾祐元年正月丁丑帝崩于萬歲殿十一

月壬申葬睿陵

五代會要睿陵在洛京郾城縣

隱帝穎陵

五代會要乾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帝為郭允明

弒于京北之趙村周廣順元年八月十二日葬穎陵

在許州陽翟縣

後周溫陵

五代會要廣順元年七月追尊睿和皇帝璟廟號信

祖葬溫陵無陵所遙申朝拜

齊陵

五代會要廣順元年七月追尊明憲皇帝諡廟號僖
祖葬齊陵無陵所遙申朝拜

朗陵

五代會要廣順元年七月追尊翼順皇帝諡廟號義
祖葬朗陵無陵所遙申朝拜

欽陵

五代會要廣順元年七月追尊章肅皇帝簡廟號慶
祖葬欽陵

太祖嵩陵

五代春秋顯德元年正月壬辰帝崩于滋德殿四月
葬嵩陵

太平寰宇記嵩陵在新鄭縣自然山下

文獻通考先時帝屢戒晉王曰昔我西征見唐十八

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
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營葬勿久留宮中壙中無用石
以饜代之工人徒役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
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之守視勿脩下宮勿置守陵
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于陵前云周天子平
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
違我我不福汝

歐陽修曰厚葬之敝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偉之士雖有高談善說之士極
陳其禍福有不能開惑者矣豈非富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
述於無形不足以動其心歟然而聞溫韜之事者可以少戒也五代之君往往
不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能鑒韜之禍其將終也為書以遺世宗使
以瓦棺紙衣而斂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後世毋作下宮毋置守陵妾
其意丁寧切至然實錄不書其葬之厚薄也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袞冕通天冠
絳紗袍各三其一於京師其一於澶州又葬其劍甲
各二其一於河中其一於大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世宗慶陵

五代春秋顯德六年六月癸巳帝崩于萬歲殿十一

月壬寅葬慶陵

太平寰宇記慶陵在鄭州管城縣界

恭帝順陵

五代會要顯德七年正月禪位于宋開寶六年春崩于房陵葬順陵在世宗慶陵之側

東都事略開寶六年冬十月甲申葬周恭帝于順陵

吳興陵

五代史天祐二年十一月楊行密卒子渥立溥僭號追尊為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

紹陵

五代史行密卒渥嗣立天祐五年紀祥縊殺之溥僭號追尊為烈宗景皇帝陵曰紹陵

肅陵

五代史渥死隆演以次當立即吳王位改天祐十六年為武義元年二年五月卒弟溥立僭號追尊為高

祖宣皇帝陵曰肅陵

南唐永陵

江表志南唐高祖姓李唐鄭王疏屬之派受禪國稱唐在位七年廟號烈祖諡曰孝高陵曰永陵

玉壺清話南唐先主昇殂尊諡曰孝高皇帝議者以先主繼唐昭宗之後號當稱宗韓熙載建議以謂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興今先主中興之君也宜當稱祖歟是之遂上廟號曰烈祖陵曰永陵

順陵

江表志元宗名景在位十九年諡曰明道崇德文宣

孝皇帝陵曰順陵

前蜀永陵

蜀僑王王建僭卽僞位號大蜀光天二年六月薨僞諡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葬永陵

後蜀和陵

五代史孟知祥卒諡爲文武聖德英烈孝明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和陵

南漢德陵

五代會要開平四年四月進封劉隱爲南海王

干國春秋乾亨元年三月丁亥王薨乾亨元年追尊曰襄皇帝廟號烈宗陵曰德陵

康陵

干國春秋乾亨元年八月王卽皇帝位于番禺改廣

州爲興王府大有十五年三月丁丑殂諡天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陵中以鐵錮之不可啟

廣東通志明崇禎九年秋九月廣州番禺縣城東二十餘里雷出地成穴耕者梁父投以巨石空洞有聲復內一雄雞其中伺守至夜聞雞鳴無恙乃率子弟入見金人如翁仲者數輩環侍舉之各重十五六斤中二金像冕而坐若王者與后之儀各五六十斤地皆金蠶珠貝築之有鏡一自發光燭暗中日月硯一硯池中有玉魚游動其他異物甚多不可指識但先攜鏡歸家光動鄰舍亟碎之鄰人覺爭往趨白官邑有司并拘繫之亟臨其地搜發公私交取無餘中一棺已爲掘者所糜稍存齒骨隧道二鞏如城高五尺

深三丈中有碑文始知爲南漢王冢文曰維大有十
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念四日丁丑高祖天皇
大帝崩于正寢越光天元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
申遷神于康陵禮也文多破闕不盡載翰林學士知
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上紫金魚袋臣盧應勅撰
并書

昭陵

五代史劉晟自言知星末年月食牛女閒出書占之
歎曰吾當之矣因爲長夜之飲十六年卜葬域于城
北運甕爲壙晟親臨視之是秋卒諡曰文武光聖明
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

讀禮通考卷第九十

讀禮通考卷第九十一

經禮部存舉翰林學士教習吉去 大清會典統志纂修明史總纂

葬考十

山陵四

宋僖祖欽陵

東都事畧建隆元年三月壬戌有司上皇高祖文安
府君諡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皇高祖妣崔氏諡曰
文懿皇后陵曰欽陵

順祖康陵

東都事畧建隆元年三月有司上皇曾祖中丞府君
諡曰惠元皇帝廟號順祖皇曾祖妣桑氏諡曰惠明
皇后陵曰康陵

翼祖定陵

東都事畧建隆元年三月有司止皇祖驍衛府君諡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皇祖妣京兆郡夫人劉氏諡曰簡穆皇后陵曰定陵

宋史禮志順祖翼祖皆葬幽州至真宗始命營奉二陵遂以一品禮葬河南縣制度比安陵減五分之一石作減三分之一尋改定陵曰靖陵

宣祖安陵

東都事畧建隆元年三月有司上皇考武清府君諡曰昭武皇帝廟號宣祖陵曰安陵

宋史禮志安陵在京城東南隅乾德初改卜河南府鞏縣西南四十里訾鄉鄧封村以司徒范質爲改卜安陵使學士竇儼禮儀使中丞劉溫叟儀仗使樞密直學士薛居正鹵簿使太宗時尹開封爲橋道頓遞

使質尋免相以太宗兼轄五使事修奉新陵皇堂下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陵臺三層正方下層每面長九十尺南神門至乳臺乳臺至鵲臺皆九十五步乳臺高二十五尺鵲臺增四尺神牆高九尺五寸環四百六十步各置神門角闕

東都事畧宣祖昭憲皇后杜氏建隆二年崩于滋德殿諡曰明憲葬安陵乾德二年改卜安陵更諡曰昭憲合祔安陵

文獻通考安陵陪葬子孫一百二十一墳

太祖永昌陵

東都事畧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帝崩于萬歲殿明年四月乙卯葬永昌陵

宋史禮志陵在鞏縣祔宣祖曰永昌

東都事畧太祖孝惠皇后賀氏周顯德五年崩葬安陵之西北

孝明皇后王氏葬于安陵之北

宋史禮志孝明孝惠二后乾德元年十二月時議改卜安陵于鞏并以二后陪葬焉皇堂之制下深四十五尺上高三十尺陵臺再成四面各長七十五尺神牆高七尺五寸四面各長六十五步南神門至乳臺四十五步高二丈三尺四月九日葬孝惠于安陵之西北孝明于安陵之北

乾學案宋時皇后如宣祖昭憲杜后合祔安陵爲行前代之禮而太祖之孝明孝惠二后一葬宣祖安陵西北一葬安陵之北孝章宋后亦不同兆域太宗皇后尙有葬安陵西北

者章獻明肅劉后亦葬眞宗永定陵西北隅當時禮官不主祔葬今采錄宋時皇后葬地並附著於帝後以便考覽也

宋史禮志孝章皇后宋氏至道元年四月崩六月上諡曰孝章皇后以歲忌權攢于趙村沙臺三年正月祔葬永昌陵之北皇堂陵臺神牆乳臺鵲臺並如孝明園陵制度

文獻通考永昌陵陪葬子孫一十五墳

太宗永熙陵

東都事畧至道三年三月癸巳帝崩于萬歲殿十月己酉葬永熙陵

宋史禮志永熙陵皇堂深百尺方廣八十尺陵臺方二百五十尺置衛士五百人于陵

東都事畧太宗淑德皇后尹氏早崩葬于孝明陵之西北。懿德皇后符氏葬于安陵之西北。明德皇后李氏祔葬永熙陵。元德皇后李氏以真宗生母祔葬永熙陵。

文獻通考元德皇后李氏以至道三年十月追尊先殯于普安禪院咸平元年議改卜園陵二年命使按行園陵地議立陵名禮官言周顯德末都省集議故事帝后同陵謂之合葬同塋謂之附葬漢呂氏陵在長陵西百餘步以同塋兆而無名號又唐穆宗二后王氏生敬宗蕭氏生文宗並附葬光陵之側今園陵鵲臺在永熙陵封地之內恐不須別建陵號從之。永熙陵祔葬子孫八墳。

真宗永定

東都事畧乾興元年二月戊午帝崩于延慶殿冬十月己酉葬永定陵。

宋史禮志山陵按行使藍繼宗言據司天監定永安縣東北六里曰臥龍岡堪庀山陵詔雷允恭覆按以聞皇堂之制深八十一尺方百四十尺制陵名曰永定。

文獻通考始丁謂請名陵曰鎮陵及謂貶馮拯謂三陵皆有永字故易曰永定陵然永安乃縣名也宣祖陵止名安陵又翼祖已名定陵于是復改翼祖陵爲靖陵議者譏拯不學當時無正之者。

宋史后妃傳真宗章懷潘皇后端拱二年五月薨葬永昌陵之側陵名保泰。章穆郭皇后景德四年崩葬永熙陵之西北。

宋史禮志章獻明肅皇后劉氏明道二年三月崩于寶慈殿司天監詳定山陵制度皇堂深五十七尺神牆高七尺五寸四面各長六十五步乳臺高一丈九尺至南神門四十五步鵲臺高二丈三尺至乳臺四十五步十月五日葬永定陵之西北隅

宋后妃傳李宸妃生仁宗章獻以爲己子仁宗不自知爲妃所出也明道元年薨章獻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丞相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獨坐簾下召呂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何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儻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太后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夷簡請治喪用一品禮殯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

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未嘗道及崇勳如其言後章獻太后崩燕王爲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死以非命仁宗號慟尊妃爲皇太后諡曰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哭視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銀養之故不壞仁宗歎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劉氏加厚陪葬永定陵慶曆中改諡章懿

禮志章惠皇后楊氏明道三年十二月崩四年二月葬永定陵之西北隅

仁宗永昭陵

東都事畧嘉祐八年三月辛未帝崩于福甯殿冬十月甲午葬永昭陵

傳家集殿中侍御史司馬光言山陵擇地劄子曰臣

竊聞大行皇帝欲以十二月二十七日大葬而朝廷遣使按行山陵至今未知定處或云欲於永安縣界之外廣求吉地臣愚以爲過矣夫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至於喪葬爲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擇歲月至有累世不葬者臣常深疾此風欲乞國家禁絕其書而未暇也今山陵大事當守先王之典禮至於葬書出於世俗委巷之言司天陰陽官皆市井愚夫何足問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於北方北首未嘗問歲月相山岡然考其子孫之吉凶豈有異於今哉春秋書己丑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然則雖云卜日亦臨事制宜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明不擇地形也然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

歲蓋王者受命於天期運有常國之興衰在德之美惡固不繫葬地時日之吉凶也且葬者藏也本以祖宗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敞堅實之地則可矣子孫豈可因以求福哉又向者國家以拘於時日之故堅用八日大斂自爾以來聖躬有疾至今尙未平復陰陽無驗亦已明矣況國家自宣祖以來葬于永安百有餘年官司儲待素皆有備今改卜他所不惟縣邑官司更須創制亦恐大行皇帝神靈眷戀祖宗未肯卽安於新陵也凡科率之物期日遠則民力寬而事易辦期日近則費愈多而事不集磚石之類體重難移若山陵之處不使預先知之則有司何以供辦百姓何以輸納至時暴加迫趣則一錢之物必直十錢疲羸之民將不勝其弊伏望朝廷特賜指揮按行山

陵使等只於永安界舊陵側近選擇善地旬日之內
早定奪聞奏仍令有司預先計度山陵的實合用之
物降下本處寬設期限使之備辦不得太約虛數及
妄定近限必使號令明信則事無不濟而民力不困
矣

名臣琬琰之集鄭獬上疏曰仁宗大行皇帝永昭陵
依乾興制度雖未爲過侈以今較昔蓋有不同乾興
帑庫充積財力有餘故可以溢祖宗之舊制今國用
空闕財賦不支將累歲邊備一日費之不知何年復
能充補萬一歲凶民饑少有風塵之警則將何策以
禦豈可以乾興爲法也夫儉葬之制周公非不忠曾
子非不孝以爲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此前世之極
論竊惟大行皇帝節儉愛民出於天性無珠玉奇異
之好無犬馬游觀之樂服御至於澣濯器玩極於樸
陋此天下之所共知也今山陵制度乃取乾興最盛
之時爲準獨不傷先帝平日積儉之德乎臣以爲宜
飭有司條其名數再議減節

范鎮奏曰竊聞大行皇帝受命寶及沿寶法物與平
生衣冠器用皆欲舉而葬之恐非所以稱大行皇帝
恭儉之意其受命寶伏乞陛下自寶用之且示有司
傳付若衣冠器玩則請陳於陵寢及神御殿歲時展
視以慰思慕詔檢討官討尋典故及命兩制官禮官
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奏議曰受命寶者猶昔傳國
璽也宜爲天子傳器不當改作古者藏先王衣服於
廟寢至於平生器玩則前世旣不皆納於方中亦不
盡陳於陵寢謂今宜從省約以稱先帝恭儉之實臣

等謹議殿中侍御史傅堯俞乞減昭陵用度疏曰伏聞大行皇帝山陵一準真宗山陵故事臣竊以定陵比永昌永熙事事益增陛下孝思無窮故取禮物極盛者爲比臣徘徊顧思感傷陛下哀念先帝之意而竊未敢以爲得也伏惟陛下周覽博識貫通古今至於孝不繫於厚葬奢無益於逝者固不待臣言而後曉所以不復遠引旁摭爲蔓辭以重煩聖聽獨有一事慮陛下悲慕之切未遑及之故臣昧死以陳夫以陛下之孝天下之廣俾先帝陵寢更加於真廟亦不爲難也然古先哲王多以儉薄爲美者豈歎於力而嗇於財耶蓋人情不以禮節之則將無有限斷臣竊謂送終之具得如太祖太宗先帝可以無憾奉先之志得如太宗真宗陛下可以無愧況乾興事體與今

不同而大行皇帝享國四十二年慈愛惻惻惟恐一物失其所今之興役正當盛夏工限過急不能免傷人之生物雖官給不能免勞民之力若緣定陵制度禮物稍加裁損則傷生者坐減而勞力者易供先帝在天之靈必將大以爲慰也敢乞陛下詳思遠慮以禮斷情俾大行山陵取永昌永熙爲例既足以終先帝恭儉之德而奉承遺詔又足以發陛下仁孝之道而光昭初政一舉而衆善皆得元豐三年程頤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永昭陵疏臣弼伏觀太皇太后山陵有期老臣之心有所甚切不忍不言昧死以聞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勝大願往者營奉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豫未能聽事朝廷罔然不知其制失於迫卒不復深慮博訪凡百規畫

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曠中又爲鐵罩重且萬斤以木爲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毀梓宮之厚度不盈尺異日以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將柰何思之及此骨寒膽喪臣始則不知其詳後則無以爲計士民之間有知之者無不痛心飲恨況老臣之心乎況陛下之心乎其後厚陵始爲石藏議者竊意主事大臣已悟昭陵之事獨陛下未知之爾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天下之養因此事會當爲之謀竊以周公制合葬之禮仲尼善魯人之祔歷代諸陵雖不盡用亦多行之太祖皇帝神謀聖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夫以周公之制仲尼之訓歷代之舊藝祖之法循而行之可無疑也老臣願陛下思安親之

道爲後日之慮決於聖心勿循浮議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徹去鐵罩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陛下莫大之孝復何難哉在陛下斷之而已旣合禮典又順人情雖無知之人必不敢以爲非是但恐有以陰陽拘忌之說上惑聰明者在陛下睿斷不難辨也不遵聖訓不度時宜而規規於拘忌者爲賢乎爲愚乎且陰陽之說設爲可信吉凶之應貴賤當同今天下臣庶之家夫婦莫不同穴未聞以爲忌也獨國家忌之有何義理唐中宗庸昏之主尙能守禮法盡孝心責嚴善思愚惑之論卒祔乾陵其後高宗子孫歷世延永是合葬非不利也老臣位至三公年將八十復何求哉所保者名節而已肯不以是事勸

言部卷之二
陛下取譏於後世乎復恐陛下謂臣心雖忠切而識慮愚暗不能曉達事理臣誠至愚然臣所言者欲陛下守經典之訓遵藝祖之軌使仁宗皇帝得安全之道於太皇太后極崇奉之意豈獨老臣之心哉天下之心莫不然也陛下不信試以臣之所陳訪於羣臣必無以爲非者若以臣言爲非則是使仁宗遺骨聖體碎於巨石之下而不恤乃爲是也凡有血氣之類孰肯爲此意乎臣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至宰相聾瞽之蔽不能早知而救之於始已爲大罪今遇有爲之時若更惜情願已不能極言天地神靈必加誅殛死何面目見仁宗於地下且陛下不知則已今既聞之在常人之情無可忍而不爲之理況陛下至仁大孝乎唯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則天下不勝大願

程頤上富鄭公書頤頃歲見治昭陵制度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宰執受成而已莫敢置思以巨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既又觀陵中之物見所謂鐵罩者幾萬斤以木爲骨大不及三寸其相穿叩之處厚纔寸餘遠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朽壓於梓宮於時私心皇駭不能自已使人聞於魏公魏公不以爲意以魏公之忠孝於仁皇非不盡心唯其蔽於衆論昧於遠慮以天下之力葬一人於至危之地可不痛哉陵土旣復固知無可柰何然每一念之心悸魄喪或終夕不寐今鄉鄰之間有如是事可爲謀而不以告人必謂之不信況仁皇天下父母乎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宮闈因此事會可爲之謀夫合葬之禮周公以來未之有改近取諸唐帝

后亦或同穴至於乾陵乃是再啟太祖皇帝神謀遠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稽典禮則得尊親之道徇俗法則皆享福之永此爲可行無足疑者伏願公忠誠奮發爲朝廷極論其事請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徹去鐵罩用厚陵石椁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主上莫大之孝任此事者非公孰能誠能爲之天祐忠孝必俾公熾昌壽臧子孫保無疆之休竊惟公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極人臣恩遇無比料公之心苟能使仁皇聖體保其安全雖陷禍患所不避也況一言之易肯顧慮而不發乎事理至明顧主上素未知爾以公言之重竭誠致懇再三陳之不憂朝廷之不悟獨繫公爲不爲爾哀誠憤激語辭鄙直內

省狂易戰慄無地不宣

蘇洵上韓昭文論山陵書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宮室遊觀無所增加帷簿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爲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有司乃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爲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刀劍驅之以笞箠爲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甯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其所以檢身節儉者

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沒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爲逾禮之費以拂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爲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況乎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爲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爲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畧

也而外是者則畧之昔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爲聖明而後世安於太山故曰莫如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如曰詔勅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爲九丈之墳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

韓忠獻遺事仁宗永昭陵葬且有日忽傳皇堂棟損

時諸使皆欲不問而掩之韓公琦正色曰不可果損
當易之若違葬期修所費此責猶可當若苟且掩之
後有壞而致人主疑心臣下何以當責

宋史禮志慈聖光獻皇后曹氏元豐二年十月崩于
慶壽宮命韓縝為山陵案行使縝言永昭陵北稍西
地二百六十步內取方六十五步可為山陵上以迫
隘詔增十步三年三月葬永昭陵

英宗永厚陵

東都事畧治平四年春正月帝崩于福甯殿秋八月
癸酉葬永厚陵

文獻通考英宗崩遺詔山陵務從省約所歷郡縣無
科率煩民八月葬永厚陵禮如舊制天下以爲重
名臣琬琰之集神宗時程頤代父上書曰臣聞孝莫

大於安親忠莫先於愛主人倫之本無越於斯人無
知愚靡不知忠孝之爲美也然而不以其道則反害
之故自古爲君者莫不欲孝其親而多獲不孝之譏
爲臣者莫不欲忠其君而常負不忠之罪何則有其
心行之不得其道也伏惟陛下以至德承洪業以大
孝奉先帝聖心切至天下共知然臣以疏賤復敢區
區冒萬死以進其說者願陛下以至孝之心盡至孝
之道監歷古之失臣觀秦漢而下爲帝王者居天下
之尊有四海之富其生也奉養之如之何其亡也安
厝之如之何然而鮮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何哉獨
魏文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爲之永慮至今
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策嗚呼二嗣君不苟爲崇侈
以徇己意乃以安親爲心可謂至孝矣漢武之葬霍

光秉政暗於大體奢侈過度至使陵中不復容物赤眉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光自爲之謂其不能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從儉後世不謂其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爲罪人自古以來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者無他衆議難違人情所迫爾苟若務合常情遂忘遠慮是乃厚於人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魏文帝所作終制及唐虞世南所上封事皆足取法其指陳深切非所忍言願陛下取而觀之可以見明君賢臣所慮深遠古人有言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自昔人臣當大事之際乃以興廢之言爲忌諱莫敢議及於此苟循人情辜負往者不忠之大者也臣竊慮陛下追念先帝聖情罔極必欲崇厚陵寢以盡孝心臣愚以爲違先帝之儉德損陛下

之孝道無益於實有累於後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損抑至情深爲永慮承奉遺詔嚴飭有司凡百規模盡依魏文之制明器所需皆以瓦木爲之金銀銅鐵珍寶奇異之物無得入壙然後昭示遐邇刊之金石如是則陛下之孝顯於無窮陛下之明高於曠古至於紈帛易朽之物亦能爲患於數百年之後漢薄后是也或曰山陵崇大雖使無藏安能信於後世臣以爲不然天下既知之後世必知之臣常遊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昭陵不犯陵旁居人尙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所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欲厚其親而臣反欲薄於其君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此者也遺簪墜履尙當保而藏之不敢不恭況於園陵得不窮

言元...卷之...
深極遠以慮之乎陛下嗣位方初羣臣畏威臣苟不言必慮無敢言者陛下以臣言爲妄而罪之則臣死且不朽以臣言爲是而從之則可以爲先帝之福大陛下之孝安天下之心垂萬世之法所補豈不厚哉臣哀誠內激言意狂率願陛下詳覽而深察之天下不勝大願

翰林學士范鎮上表曰乾德初改葬宣祖安陵之制其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其下宮及兆域遠近之數皆稱於是是時天下既定財用滋豐非不能崇高侈大以示意而榮親也蓋太祖皇帝方無事時念深思遠以爲厚葬非禮無益於孝作爲終制以示後世法也昌陵熙陵定陵昭陵雖增損不一然皆非太宗真宗仁宗大行皇帝之意實哀毀號慕之際有司而

爲是也昭陵之役距今四年中間仍以水災則公私事力爲可知也伏惟陛下抑哀毀號慕之情奉太祖之中制其今來上宮下宮及兆域之數願一以安陵爲祖使國用民力得少寬裕則四方觀聽知陛下愛民念祖之心以爲初政之美臣不勝區區之意

演繁露温公日記英廟山陵舊制曰山陵皇堂壘石爲四壁積材木於上以卷石覆之神宗以材木有時而朽則卷石必墜於梓宮不便更令就地爲石梓以藏梓宮總管張若水恐穿地或墮陷四壁乃請于平地壘石爲梓及後山陵復土梓宮入降隧道升石梓西首御夷牀不及地一尺而止俟已時一刻乃下仍於其上布方木及蓋條石乃設御座於蓋下闔石門出築合隧道案此則是神宗慮木久遠必朽必

歷故專令卷石爲椁起自地上石既四周捲起交相
鉤鬪永不壓壞最爲堅耐趙州石橋正用捲石法故
大水不能齧重車不墊也神宗雖有此旨若水董役
不敢廢去舊制故捲石之上仍鋪蓋木設使蓋木朽
壞而其下自有捲石承之殆無害也

宋史禮志英宗宣仁聖烈皇后高氏哲宗元祐八年
九月三日崩于崇慶宮詔園陵依慈聖光獻太皇太
后之制紹聖元年四月一日葬永厚陵

神宗永裕陵

東都事畧元豐八年三月戊戌帝崩于福甯殿冬十
月乙酉葬永裕陵

宋史禮志紹聖四年太史請遷去永裕陵禁山民冢
一千三百餘以便國音帝曰遷墓得無擾乎若無所

害則令勿遷果不便國音當給官錢以資葬費

名臣琬琰之集哲宗初秘書省正字范祖禹上言臣
聞儉葬者聖哲之訓也奢葬者世俗之失也宋華元
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漢世山陵多藏金玉故有
張釋之之言劉向之論世所明知也武帝在位歲久
茂陵中物無所容霍光不達大體以厚葬爲愛君無
所減損從而益之故西漢之末唯霸陵獨完葬之厚
薄禍福可觀矣臣誠知國家山陵送往儉於前代然
猶以爲言者欲於儉省之制損之又損使天下知其
中無所有見其中無可欲則萬世之利也臣昔者伏
見仁宗皇帝葬于昭陵有緘封皮匣納之方中者甚
多皆出於禁中人莫得而知也臣愚以爲如此之類
無益於先帝竊恐沿襲故事猶或藏之推此類以損

之必猶有可損者也昔周太祖將終戒世宗曰昔我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勿作石羊虎人馬唯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如或吾違吾不福汝周祖生於五季之末非有前聖之識而其葬乃如太古此其志賢於秦始皇遠矣近事不遠卽本朝所代也臣以爲周祖懲唐奢葬故以儉薄矯之然以天子之喪而幾於羸葬則太偏而不可爲繼今惟於儉制之中加省約焉可也臣頃在書局未嘗敢越職言朝廷得失今非職而言者竊以先帝之服臣子所同也先帝之葬四海所共也臣身服先帝之服預先帝之葬知其不合於禮而不言憂其或過於厚而不以告臣所不

能已也臣嘗采唐事爲唐鑑數百篇欲獻之先帝屬先帝不豫未及上其中一篇論厚葬一篇論喪服輒不自揆謹錄上進庶幾觀古以知今少裨萬一焉干冒旒展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元符初著作郎周常上疏言祖宗諸陵器物止用塗金服飾又無珠玉蓋務質素昭示訓戒自裕陵至宣仁后寢宮乃施金珠願收貯景靈殿以遵遺訓詔置之奉宸庫

宋史禮志神宗欽聖憲肅皇后向氏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十三日崩太常寺言大行皇太后山陵一行法物宜依元豐二年慈聖光獻皇后故事皇堂之制下深六十九尺面方二丈五尺石地穴深一丈明高二丈一尺鵲臺二各高四十一尺乳臺二各高二丈七

尺神牆高一丈三尺五月六日葬永裕陵
宋史后妃傳欽成朱皇后生哲宗崇甯元年二月薨
追冊爲皇后陪葬永裕陵○欽慈陳皇后生徽宗帝
崩守陵殿未幾薨建中靖國元年追冊爲皇太后陪
葬永裕陵

哲宗永泰陵

東都事畧元符三年春正月己卯帝崩于福甯殿七
月壬寅葬永泰陵

禮志哲宗崩徽宗卽位詔山陵制度並如元豐
名臣琬琰之集陳瓘乞憫恤山陵人夫疏曰臣聞唐
穆宗山陵久雨時寒役人饑凍頗甚至有持鍤抱簞
而死者敬宗憫之於是治路人夫各賜之絹臣謂絹
者有限之物豈得人人而與之兼諸色應奉之人例

皆勞苦所可矜者非特治路人夫而已也國家自裕
陵以前大事旣畢之後卽降德音下兩京等處凡于
應奉之人悉蒙恩恤惠而不費非賜絹之比也迺者
泰陵應奉之人緣雨水異常州縣督責甚於他時所
以敘其情而憫其勞者亦宜加厚惟陛下留意
東都事畧昭懷皇后劉氏政和元年崩陪葬永泰陵
禮志昭慈聖獻皇后孟氏紹興元年四月崩以遺詔
擇近地權殯俟息兵歸葬園陵梓宮周身勿拘舊例
以爲他日遷祔之便六月殯于會稽上亭鄉欖宮方
百步下宮深一丈五尺明器止用鉛錫置都監巡檢
一員衛卒百人

朝野雜記國朝自宣祖葬河南之永安其後六聖皆
祔紹興元年昭慈聖獻皇后崩于越州遣告權宜擇

地攢殯候軍事甯息歸葬園陵梓宮取周於身以爲他日遷奉之便於是權殯于會稽縣之上皇村以香火院爲恭甯寺○昭慈之喪以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爲總護使刑部尙書胡直孺爲橋道頓遞使神武左軍都統韓世忠爲總管內侍楊公弼爲都監調三衙神武輜重越州卒千三百人穿復土不置五使永裕顯仁亦如之至高宗山陵始備五使如典禮揮塵錄昭慈聖獻皇后升遐欲建山陵外祖曾公行議以爲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卽歸祔矣宜以攢宮爲名僉以爲當用之

徽宗永祐陵

東都事畧靖康二年三月丁巳道君皇帝北狩紹興五年四月乙未帝崩十二年八月乙丑歸殯于龍德

宮十月丙寅葬永祐陵

聞見錄紹興己未春徽宗梓宮歸幸臣上陵名永固有王銍者言犯後魏文明後周文帝二后陵名下秘書省參考如銍言遂改名永祐然漢平帝後漢殤帝十國劉龔同曰康陵本朝順祖亦曰康陵後魏明帝後周宣帝唐中宗同曰定陵本朝翼祖亦曰定陵前漢惠帝唐懿宗皇后同曰安陵本朝宣祖亦曰安陵唐太宗曰昭陵本朝仁宗曰永昭陵後魏宣武后曰永泰陵唐元宗曰泰陵本朝哲宗亦曰永泰陵蓋本朝陵名犯前代陵名者不一祖宗以來不避也揮塵錄紹興戊午徽宗梓宮南歸有日秦丞相當國請以永固名陵先人建言北周叱奴皇后實名之不可犯秦大怒幾蹈不測後數年易曰永祐

朝野雜紀徽宗梓宮將還宰相秦檜白令侍從臺諫
禮官尙書省集議靈駕既還當崇奉陵寢或稱欖宮
禮部員外郎眉山程敦厚希檜意獨上奏言仍欖宮
之舊稱則莫能示通和之大信用因山之正典則若
忘存本之後圖臣以爲宜勿徇虛名而當示大信於
是議者工部尙書莫將等乃言太史稱歲中不利大
葬請用明德皇后故事權欖許之議狀遠引明德而
近舍昭慈似有所避也其後高宗遣告亦稱欖宮迄
今循爲故事○徽宗初葬五國城後七年金人乃以
梓宮還行在梓宮至寓于龍德別宮以故待漏院爲
之在行宮南門外之東帝后異殿先是選人楊緝獻
書于執政李光以梓宮可還真偽未辨左宣義郎王
之道亦遺書諫官曾統奏乞命大臣取神觀之最下

者斲而視之然後奉安旣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
宮入境卽承之以椁有司預製袞冕翟衣以往至則
納欖中不改斂○永祐陵在昭慈欖宮西北五十步
用地二百二十畝欖宮歲用祠祭錢八千四百餘緡
脩繕錢五千緡

東都事畧顯恭皇后王氏徽宗卽位冊爲皇后生欽
宗崩葬永裕陵之次○明達皇后劉氏冊拜貴妃政
和三年薨徽宗追冊爲皇后陪葬惠恭皇后園○明
節皇后劉氏由才人進位貴妃宣和三年薨追冊爲
皇后與明達並園

宋史后妃傳鄭皇后從上皇幸青城北遷留五年崩
于五國城諡顯肅梓宮歸入境承之以椁納翟衣其
中與徽宗合欖于會稽永祐陵○韋賢妃高宗母從

上皇北遷紹興七年遙尊爲皇太后十二年歸臨安
居慈甯宮崩諡曰顯仁欝于永祐陵之西

朝野雜紀顯仁皇后欝宮在顯肅宮之西十九步二
欝宮舊未有禁地顯仁既葬始立四隅以二十里爲
禁城凡民居邱墓皆遷之

文獻通考顯仁皇太后韋氏崩祔于永祐陵欝宮詔
兩欝宮禁地內有遷士庶墳冢屋宇及收買士庶田
產山林地段專委守臣同檢察官陵所欝置告諭先
估定實直倍數支還取人戶領毋令人吏乞覓騷擾
殿中侍御史汪徹言竊惟欝宮之地舊占百步去冬
新立四隅回環不啻二十里居民悉已遷徙屋廬悉
已毀撤寸土尺木率居於官今皆爲禁地而士庶邱
隴錯雜其中陰陽家流或謂盡宜挑去以肅靜陵域

且有內將外從天柱門三男之說或謂暫爲欝宮不
必挑去是故上貽聖慮命臣躬親前去看定臣遵奉
睿訓周視四隅見得士庶墳塚原計九百三十八穴
除近已挑去一百七十二穴外有七百六十六穴見
存竊以欝宮經今三十餘年無有議其非者今二十
里之內乃云盡合挑移始有紛紛之論太史局各守
其說皆虛誕浮誣不可取信臣請以史傳及祖宗故
事明之秦樛里子死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
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
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且以天子之宮密近而
當時不聞遷其墓也以今觀之一百七十二穴業已
挑去而築實之無可柰何而見存七百六十六穴纍
纍相望雖山林掩蔽皆在禁地若一旦悉令挑去恐

頃泄地氣兼於人情有所未安欲下紹興府專委守
臣出榜備坐宮陵制內所載曉諭民間如對界內舊
墳有願遷出仰召保間說經府自陳令巡尉監視聽
其遷出不願者仍舊從之

梅溪集王十朋代越帥王佐尙書上疏曰臣竊見攢
宮修造每年一小修三年一大修率以爲常此固陛
下奉先極孝之心臣子所宜奉行而不懈也然臣竊
謂陵寢所在神靈是依神道貴幽理宜安靜若頻歲
修造不無震驚故古不修墓聖人非薄於其親意謂
甯親莫如甯神是乃孝之大者今攢宮棟宇已固器
用已備松柏已茂陛下崇奉之心亦可謂至矣臣欲
乞自今已後不必以三年大修每年小修爲拘但令
本府常預備瓦石工匠之類以俟不時之須凡棟宇

或損則更之器用或舊則新之松柏或枯則補之如
是則工役不繁而丹雘常新歲月浸久而陵廟愈安
以昭先帝儉德之恭以稱陛下甯神之孝不勝幸甚

欽宗永獻陵

朝野雜紀欽宗之喪舉哀于天章閣南以學士院爲
几筵殿遙上陵名曰永獻暨乾道中朝廷遣使求陵
寢地金人許以遷奉且併歸靖康梓宮朝廷難之金
人乃以禮陪葬于鞏縣云

文獻通考孝宗乾道六年以起居郎范成大爲祈請
使之金請陵寢地先時上賜宰臣陳俊卿手札曰朕
痛念祖宗陵寢淪於腥羶四十餘年今欲特遣泛使
就彼祈請卿以爲如何可密奏來俊卿以爲未可坐
罷相知福州乃遣成大行令學士院草國書以陵寢

嘉慶二年
所在欲求河南地為辭成大將行秘書少監李燾等皆不以為然國子博士邱密輪對論其無益啟侮上不樂曰卿家祖先墳墓為人占據莫亦須理會否答云臣但訴之不能告之上赫怒成大既出疆使還其國書云和約再成界山河以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為言援曩時無用之文續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柩亦當並發於行塗明年遣趙惟賀金主生辰復附國書畧曰惟列聖久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驟遷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其後金人徙葬欽宗于鞏原而荆襄謀報乃謂金以十萬騎奉還陵寢以來中外洶洶邊塞咸請增戍後卒無事

中興記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大赦天下詔永安軍祖

宗陵寢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影殿西墳可差西京留守及臺官一員日下前去躬親省視如合修奉去處一面措置仍密具奏聞南墳委汝州守臣依此

西墳亦露宗子自前葬山陵之外又有兩墳西墳

文獻通考建炎元年五月詔河南府鎮撫使翟興團結本處義兵保護祖宗陵寢

北盟會編紹興九年二月以趙士偃為朝陵使兵部侍郎張燾副之士偃燾往西京朝陵日延見父老宣布天子德意迨至柏城披鉏荆棘隨宜葺治展敬成禮而還五月回行在入對燾具劄子奏曰臣竊惟國家遭百六之災禍流海宇上及山陵臣等恭謁柏城至於慟哭祖宗在天之靈震怒已久躬行天討得無望於陛下上問諸陵寢若何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

忘此讐上爲黷然

文獻通考時方庭實爲三京淮北宣諭使至西京先朝謁陵寢見永昌而下皆遇驚犯泰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日痛哭流涕爲上言之由是大忤秦檜○十月禮部言永安軍等處今已收復委知軍詣諸陵逐位檢視除永定永昭永厚永裕永泰園陵內並無損動內永安永昌永熙陵神臺瑩列損枳橋柏株木未敢一面擅行補飾合就差所委修飾官奏告行禮詔令河南府委官如法補飾不得滅裂

宋史理宗紀端平元年春正月史嵩之露布告金亡遣郭春按循故壤詣奉先縣汎埽祖宗陵寢三月詔遣太常寺主簿朱揚祖閣門祗候林拓詣洛陽省謁八陵四月詔遣朱復之詣八陵相度修奉八月朱揚祖林拓朝謁八陵回以圖進上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上忍涕歎息

讀禮通考卷第九十一

讀禮通考卷第九十二

禮部左侍郎龔鼎孳奏大清會典一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山陵五

高宗永思陵

文獻通考 高宗崩 欽定永思陵 詔欽宮遵
遺詔 務從儉約 凡修營百費 並從內庫及封樁錢物
毋侵有司 經常之費 諸路監司 州軍府監 止進慰表
其餘禮並免 仍不得以進奉 欽宮為名 有所貢獻
趙忠定公奏議 竊惟祖宗陵寢 皆在洛陽 累朝制度
具存 典禮惟紹興中 徽宗皇帝梓宮 既還 未能歸葬
故一時 欽奉權在會稽 雖寢衛之制 已嚴 而山陵之
土未復 規制淺薄 可為深憂 竊聞當時議者之言 欲

侯恢復疆土之後奉迎靈駕歸祔永昌迹其本謀初若甚善然荏苒歲月易致因循正使克復西都豈宜再議遷改今大行皇帝山陵命使遠日有期陛下篤於送終動遵禮訓臣謂與其慕虛名而受實害孰若及時深藏固護永爲無窮之計也昔舜都蒲坂葬於蒼梧禹都平陽葬於會稽皆因巡狩不反遂卽其地而葬帝王之事豈不可法伏願遠遵虞夏近法漢文因山爲陵務極深厚金銀之飾悉用進除使千萬世永絕後害則陛下之所以事其親者自始及終皆可以無憾矣汝愚又論山陵乞遵用七月之制疏曰伏聞有司循用近例不待七月已卜日奏櫬臣仰惟陛下大孝始終遠追三代方將以衰經行三年之喪思窮所以追慕之情而大葬之禮猶用權宜歲月推遷臣所甚懼臣聞之禮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又曰葬者藏也今太上皇帝梓宮雖已奉櫬要非久計況兩京在遠道路阻修正使克復有期豈宜更議遷改孰若考據古誼及時而葬以圖萬世之安也又禮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本朝故事亦皆用七月伏望檢照臣昨來所奏斷自聖意遵用累朝典禮議行七月之制其山陵制度務存深厚不必過爲開廣以藏無用之物此去三月閒尚可營辦如此則太上皇帝在天之靈可以永安陛下事親送終之禮深長之思皆可以無憾矣臣遠守藩符山陵重事豈宜輕議而情切意迫不容但已謹昧死奏聞

思陵錄王相淮擬太上陵名凡五永紹永興永阜永壽永思上點用永思

文獻通考按行使蕭燧等言相視到大行太上皇帝神穴地段係在徽宗皇帝欝殿籬圍之外正西北顯仁皇后欝殿近上正西南乞差官覆按施行詔戶部侍郎葉翥充覆按使

思陵錄思陵上宮爲獻殿三門六椽中閒闊一丈六尺兩間各一丈二尺其深三丈後爲龜頭三間中間闊一丈六尺兩間各五尺其深二丈四尺皇堂在焉初開穴南北長三丈七尺六寸東西闊三丈二尺深九尺四圍用白石膠土五層以石周砌爲石藏長一丈六尺二寸闊一丈六寸所用椁長一丈二尺三寸高七尺一寸闊五尺五寸納梓宮於中覆以天盤曩網乃用青石爲壓欄次鋪承重柏木枋二十餘條次鋪白氈二重次鋪竹篾然後用青石條掩欝訖上用

香土二寸客土六寸然後以方磚砌地其實土不及尺耳下宮之制殿門三間四椽每間闊一丈四尺深二丈前後殿各三間六椽其深三丈每間闊一丈四尺東西兩廊一十八間四椽其深一丈六尺每間闊一丈一尺殿門東西皆有挾屋一間六椽各闊一丈六尺其深三丈又有櫺星門神遊亭換衣廳永思陵欝宮修奉使司據都壕寨官符思永申據修奉監修申契勘依奉聖旨指揮修奉永思陵欝宮今據諸作合千人都壕寨于慶等狀申開具造到上下宮殿宇門廊間架安卓等下項並於三月十二日一切畢工

一上宮○殿一座三門六椽入深三丈心間闊一丈六尺兩次間各闊一丈二尺並龜頭一座三間入深

二丈四尺心間闊一丈六尺兩次間各闊五尺並四
下昂柱頭骨朶子月梁枋絞單祺幘風柱五寸二分
五釐材徹脊明圓椽順板內龜頭連檐四椽月梁枋
五寸二分五釐材圓椽厦板兩轉出角四角扇子
白板下簷平柱高一丈二尺柱置在內頭頂並係丹
粉赤白裝造法紅油造柱木週迴幘風簷共一百二
十扇并构欄子一十七間並係礬紅刷油造及腔內
出線小絞子共三十八扇係朱紅漆造黃紗糊飾安
釘鑰石葉段事件頭頂鋪釘竹笆甌板瓦結瓦行壠
并安鴟鵂週迴山斜額道壁子並紅灰泥飾方磚鋪
砌地面中城磚壘砌堦頭高三尺并週迴散水面南
墁地白石壓欄石碇踏道角石角柱並引手构欄子
望柱覆蓮柱頭獅子龜頭皇堂石藏子一座裏明南

北長一丈六尺二寸東西闊一丈六寸白石箱壁二
重共厚四尺櫺土石一重厚一尺深九尺上用青石
壓欄一重厚八寸鋪承重柏木枋子二十二條上鋪
白礬二重安砌蓋條青石十條高一尺打築鋪砌磚
土共厚一尺通深一丈二尺箱壁石用鐵古字并鉛
澆灌○殿門一座三間四椽入深二丈心間闊一丈
六尺兩次間各闊一丈二尺四鋪下昂絞耍頭柱頭
骨朶子分心柱四寸五分材月梁枋徹脊明圓椽順
板扇子白板直廢造下簷平柱高一丈二尺柱置在
內頭頂丹粉赤白裝造礬紅油造柱木硬門三合額
頰地枋門開鐵鵂臺桶子墨油浮甌釘葉段門鈹頭
頂鋪釘竹笆甌板瓦結瓦竹壠安鴟鵂週迴山斜額
道壁落紅灰泥飾土坯壘砌兩山墻紅灰泥飾中城

磚鋪砌地面壘砌塔頭高二尺五寸并砌散水白石
 壓欄石碇并前後踏道及安砌面南白石墁地○火
 窰子一座作二三壘澀腰花坐頭頂頭柱頭斜口跳
 骨朵子中城磚并除磚飛放簷槽小甌板瓦結瓦行
 壘并三壁捲傘門子磚窗裏用鐵索并丹粉赤白裝
 造○殿門中城磚六辨壘砌水鋼四坐并設坐水大
 桶二隻提水桶一十隻并灑子○櫺星門南北共二
 坐柱頭上各安閱并各安門二扇肘葉門鉞桶子
 全并石門砧及礮紅油造柱木門戶外離門一座安
 卓門二扇並礮紅刷油造柱木并門及兩壁扎縛打
 立實竹籬二十餘丈并立籬健石紅灰墻週迴長六
 十三丈五尺上用柈笆椽鋪釘竹笆甌板瓦結瓦行
 壘礮紅刷造柈笆椽紅灰泥飾圍墻下腳用銀錠磚

壘砌隔減并中城磚壘砌鵲臺三堵○裏籬磚墻係
 中城磚繞簷壘砌週迴長八十七丈上用甌板瓦結
 瓦行壘○東壁隔截磚墻係中城磚躑壘砌長四十
 丈○土地廟一座并龜頭一門頭頂並係丹粉赤白
 裝造礮紅油造柱木等白灰泥飾壁落并仰壘中城
 磚砌地面并塔頭中板瓦結瓦行壘并面南西壁壘
 砌火窰子一座土地神眾共七尊黑漆供牀一張○
 巡鋪屋墻裏外共四間並白灰泥飾壁落中板瓦結
 瓦地紅刷油造柱木立精地袱并週迴簷槽并磚砌
 水缸四坐條磚砂塔東壁路道闊四丈長四十丈
 一下宮○殿門一座三間四椽入深二丈各間闊一
 丈四尺重斗口跳身內單棋方植楸徹脊明圓椽順
 板扇子白板分心柱直廢造下簷平柱高一丈四寸

柱置在內頭頂丹粉赤白裝造法紅油造柱木并軟
硬門二合及頰額地楸門開等并黃油浮甌釘及門
欵肘葉鷓臺桶子頭頂鋪釘竹笆甌板瓦結厝行壠
并鷓鳩及週迴額道山斜壁子並紅灰造作并土坯
壘砌兩山墻紅灰泥飾中城磚鋪砌地面并堦頭高
二尺并砌散水及白石安砌壓欄石碇并前後踏道
火窰子一座下二三壘澀腰花坐頭頂顯柱頭斜口
跳骨朶子中城磚并條磚飛放簷槽小甌瓦結厝行
壠三壁捲傘門子磚窗裏用鐵索及用丹粉赤白裝
造○前後殿二座各三間六椽入深三丈各闊一丈
四尺四鋪捲頭脛內絞單棋攢間心門前楸頂柱兩
山鞦韆柱徹脊明五寸二分五釐材圓椽順板扇子
白板柱頭骨朶子直廢造下簷平柱高一丈一尺柱

置在內頭頂並係丹粉赤白裝造法紅油造柱木並
板壁二十四扇朱紅漆造出線小絞槓子四十扇黃
紗糊飾安釘鎗石葉段事件并礬紅油造擗風簷八
十扇并构欄子八間頭頂鋪釘竹笆甌板瓦結厝行
壠并安鷓鳩方磚砌面中城磚壘砌堦頭高二尺五
寸并打花側砌天井子踴路并兩壁路道及包砌水
銅四坐白石壓欄石碇并踏道二坐引手构欄子望
柱覆蓮柱頭獅子○殿門東西兩挾各一間四椽入
深二丈間闊一丈六尺單斜直替方額混楸方椽硬
簷下簷柱高八尺五寸柱置在內頭頂丹粉赤白裝
造礬紅油造柱木黑油杙子二間頭頂鋪釘竹笆白
灰仰堽中板瓦結厝週迴壁落白灰泥飾中城磚鋪
砌地面并堦頭高一尺五寸白石壓欄石碇○東西

兩廊一十八間四椽入深一丈六尺各間闊一丈一尺下簷單斗直替方額混椽方椽硬簷造頭頂丹粉赤白裝造磬紅油造柱木中城磚鋪砌地面并砌塔頭高一尺五寸頭頂鋪釘竹笆白灰仰泥中板瓦結瓦白石壓欄石碇東西兩簷並係土牆三十六間白灰泥飾○後殿東西兩挾各一間六椽入深三丈各間闊一丈六尺方混椽方椽硬簷造頭頂並係丹粉赤白裝造磬紅油造柱木中城磚鋪砌地面土坯壘砌坯墻白灰泥飾頭頂鋪釘竹笆白灰仰泥白石壓欄石碇及中城磚砌塔頭高一尺五寸頭頂鋪釘竹笆并案卓朱紅桶子八扇黃紗糊造鋤石葉事件○櫺星門一座柱頭上安闕閱并安卓門二扇並係磬紅刷油造及釘造肘葉門鈹鵝臺桶子并石門砧○

外籬門一座安卓門二扇並磬紅刷油造及安白石門砧綽楔門一座安卓竹門二扇並係磬紅油造○神厨五間四椽入深二丈各間闊一丈一尺單斗直替方額混椽方椽硬簷心間安釘平暗椽板一間頭頂丹粉赤白裝造磬紅油造柱木直櫺窗白灰泥飾壁落中板瓦結瓦并壘砌鍋竈五事爐二隻白石壓欄石碇○神厨過廊三間并奉使房二間及香火房二間頭頂並丹粉赤白裝造磬紅油造柱木黑油直櫺窗頭頂鋪釘竹笆仰泥中板瓦結瓦行壘白灰泥飾週迴壁落中城磚砌地面白石壓欄石碇內香火房壘砌火窰子一座○潛火屋并庫屋四間頭頂簷槽丹粉赤白裝造中板瓦結瓦行壘白灰泥飾壁落磬紅油造柱木門戶黑油直櫺窗中城磚壘砌塔頭

○換衣廳三間頭頂中板瓦結瓦鋪釘竹笆白灰仰
泥并週迴壁落磬紅油柱木黑油直櫺窗榻子丹粉
赤白裝造頭頂中城磚鋪砌地面并壘砌階頭白石
壓欄石礎前後踏道○鋪屋圍牆裏外五間頭頂中
瓦板結瓦白灰壁落磬紅刷造週迴簷槽及磬紅油
造柱木立精地楸中城磚壘砌階頭磚砌水鋼五坐
○廟子一座并龜頭一間頭頂中板瓦結瓦行壠頭
頂丹粉赤白裝造磬紅油造柱木白灰泥壁落中城
磚砌地面并階頭及踏道土地神眾共七尊黑漆供
牀一張○神游亭一座頭頂瓦結瓦行壠三面坐嵌
构欄子週迴擗簾杆掛簷並磬紅油造頭頂丹粉赤
白裝飾方磚砌地面中城磚壘砌階頭并踏道一座
及安白石碁臺一副并面南壘砌花臺一座長丈八

尺闊一丈五尺上安白石壓欄係白石望柱上攬黑
油方木櫺子十五丈○過道門四門頭頂中板瓦結
瓦白灰仰泥并壁落丹粉赤白裝造磬紅油柱木○
週迴白灰圍牆長一百三丈六尺上用乾桵椽鋪釘
竹笆中板瓦結瓦行壠磬紅刷造桵桵椽白灰泥飾
○一上下宮東壁扎縛打立竹實桵籬七十餘丈西
壁展套茨籬一百餘丈

一上下宮諸處白石板安砌路道長一百八十餘丈
一上下宮東西兩壁各打實竹籬長二十九丈六尺
并竹門二座○右件如前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
謹狀高熙十五年三月日履正大夫昭慶軍承宣使
入內內侍省副都知攢宮修奉鈐轄霍汝弼降授右
武大夫榮刺史殿前副都指揮使攢宮修奉都護郭

棣

永思陵欂宮修奉使司承按行使司牒勘會本司於
今日十九日將帶太史局判局尅擇官詣欂宮按視
得聖神文武憲孝皇帝欂宮瑩域神穴並神圍四正
並得元按標劄地段除已奏聞外請照會施行本
司尋牒都壕寨官照應故例施行去後今據都壕官
符思永申本司尋牒監修官施行去後據回申據都
壕寨于慶等狀已將神穴心椿土末起拆訖又用底
板石補砌於當今來所修永思陵皇堂四壁箱壁石
各係二重共闊四尺膠土各闊四尺四寸擗土石一
重係各厚一尺通共元開南北長三丈七尺六寸東
西闊三丈二尺用石板安砌打築圓備其皇堂裏明
深九尺長一丈六尺二寸闊一丈六尺椽長一丈二

一寸高七尺一寸闊五尺五寸將來四壁若下神
煞并椽底及進梓宮次進椽身并安設天盤曩網委
得並無妨礙本司保明是實申乞照會續又據都壕
寨官符思永申備據監修官申尋勒合千人楊椿等
開具到皇堂丈尺并石段柏木枋等數目下項申乞
照會

一皇堂開通長三丈七尺六寸通闊三丈二尺深九
尺係裏明用擗土石五層週迴用一百六十段雙頭
石各長四尺闊二尺厚一尺壘砌一底板石三十段
內六段各長一丈一尺闊三尺二寸二十四段各長
四尺闊二尺五寸厚八寸一石藏裏明長一丈六尺
二寸闊一丈六寸深九尺係層雙頭石各長四尺闊
二尺厚一尺用三百二十四段壘砌并神穴心壩已

補砌了當用過石一段一青石子口一十四段石藏
上壓欄使用各闊一尺九寸五分厚八寸長短不等
一青蓋條用一十條各長一丈五尺闊二尺厚一尺
一承重柏木枋二十二條闊狹不等折荅闊一丈六
尺二寸長一丈二尺二寸厚八寸青石蓋條承重柏
木枋並已安範門試了當一壇係鋪兩重長一丈六
尺闊一丈一尺用八六白礶四領四六白礶八領兩
重共約厚一寸一橫訖皇堂上用香土二寸於香土
上用客土六寸鋪觀訖用方磚鋪砌地面○右謹具
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淳熙十五年三月日具位
如前

朝野雜記紹興初六飛駐越昭慈聖獻皇后上賓因
卜地權殯於會稽上皇村蓋便於修奉也及卜祐陵

遂就其側并舉顯肅憲節二后祔焉顯仁高宗繼從
其兆則迫隘已甚矣高宗之葬也趙子直時守蜀手
疏論會稽橫宮淺薄可為深憂宜復祖宗山陵之制
朝論不從於是自昭慈之西連用五穴山勢漸遠其
地愈卑矣

宋史后妃傳憲節邢皇后從三宮北遷高宗卽位遙
冊為皇后紹興九年后崩於五國城顯仁太后回鑾
始得崩聞十二年八月后梓宮至橫於聖獻太后梓
宮之西北

宋史禮志憲聖慈烈皇后吳氏慶元三年崩四年三
月權殯於永思陵

孝宗永阜陵

宋史禮志紹熙五年六月孝宗崩慶元二年詔於永

思陵下宮之西修奉橫宮上陵名曰永阜

趙忠定公奏議臣伏見紹興元年昭慈聖獻皇后上
仙是時方駐蹕會稽江淮之間日事征戰昭慈之喪
未能歸祔始爲殯厝蓋用權宜將以憤激三軍之心
不絕中原之望也其後秦檜主和好而南北之勢分
永祐永思因仍不改聞見習熟視以爲常遂致諸陵
尚存淺土其制卑薄可爲深憂復於獻殿之中蔽以
厦屋不達天地之氣不覩日月之光年歲滋深大葬
無日考之典禮固已非宜驗之葬書亦所甚忌臣每
思及此良切痛心今大行壽聖皇帝將卜因山宜稽
舊典稍倣祖宗山陵之法亦從南北風土之宜但使
皇堂尺度不可太廣蓋石博厚不可不增修建陵臺
酌爲中制仍爲獻殿勿復幽局庶幾葬者永安後嗣

蒙福伏乞聖明特賜俞允○又疏曰臣聞養生不足
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大行壽聖皇帝山陵
之奉陛下安得不致其敬也臣仰惟祖宗陵寢皆在
洛陽制度崇深具在簡策皇堂下深五十七尺高三
十九尺陵臺三層正方每面長九十尺既高且廣守
衛至嚴後代子孫所宜觀法始緣南渡暫卜稽山號
曰橫宮蓋非永制實居淺土蔽以上宮本朝克復神
京奏遷靈駕雖其志甚美而其事實難柱苒歲時今
已六十餘載矣東南諸郡所至皆山凡擇地者必以
山爲限地勢局促不類中原蓋自昭慈之西已用五
穴山勢漸遠其地愈卑往歲思陵之葬其深不盈九
尺復土之後僅能掩棺聞者寒心幾於慢藏雖江南
土地卑薄難擬故都然近畿王氣所鍾豈無佳兆其

如拘以陰陽之術限以日月之期刑責太嚴事體至
重人懷苟且各爲身謀至於國家深長之思君父危
辱之禍皆不暇顧惜嗚呼痛哉傳曰死者無終極國
家有廢興厯考古今無非商鑒今昌熙在遠恢復未
期豈宜徒徇虛名以基實禍臣比見按行使副還自
會稽皆言陰陽家流須用丙山壬向全類按圖索馬
不復他營若以昭穆安排苦無餘地僅一穴又下思
陵伏思穆恭二宮他日如何合祔其後利害臣未敢
言失今不圖後悔何及伏望陛下孝思罔極惟懷永
圖勿拘遠近之分毋惑陰陽之說擇平原高燥之地
爲大行深固之藏崇建陵臺悉遵舊制陛下盡送終
之禮壽皇享萬世之安臣子不勝幸甚

朱子大全集具位臣朱熹準尚書吏部牒十月九日

殯宮覆案使孫逢吉狀定到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神
穴事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侍從臺諫限三日集
議聞奏臣方欲赴臺集議忽聞朝廷已別差官前去
宣諭卽與眾官具狀申省別聽指揮外臣竊有愚見
深恐言之不早有誤大計須至先具奏聞者臣竊惟
壽皇聖帝聖德神功覆冒寰宇深仁厚澤浸潤生民
厭世上賓率土哀慕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垂裕
後昆永永無極而因山之下累月於茲議論紛紜訖
無定說臣嘗竊究其所以皆緣專信臺史而不廣求
術士必取國音坐丙向壬之穴而不博訪名山是以
麤略苟簡唯欲祔於紹興諸陵之旁不惟未得其形
勢之善若其穴中水泉之害地面浮淺之虞偏仄傷
破之餘驚動諸陵之慮雖明知之亦不暇顧羣臣議

者又多不習此等猥賤之末術所以不能堅決剖判致煩明詔博訪在廷臣實痛之其敢無辭以對臣蓋聞之葬之爲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其地而卜筮以決之不吉則更擇而再卜焉近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士庶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無不廣招術士博訪名山參互比較擇其善之尤者然後用之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則兵戈亂離之際

無不遭罹發掘暴露之變此又其所當慮之大者也至於穿鑿已多之處地氣已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而祖塋之側數興土功以致驚動亦能挺災此雖術家之說然亦不爲無理以此而論則今日明詔之所詢者其得失大槩已可見矣若夫臺史之說謬妄多端以禮而言則記有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卽是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蓋南陽而北陰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故雖葬之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之理乎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勝之

地然後其術可得今乃全不論此而直信其庸妄之
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羣姓而謂冢宅向背各有所宜
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間亦
多不用今乃以爲祖宗已來世守此法順之則吉逆
之則凶則姑亦無問其理之如何但以其事實之則
其謬不攻而自破矣蓋自永安遷奉以來已遵用此
法而九世之間國統再絕靖康之變宗社爲墟高宗
中興匹馬南渡壽皇復自旁支入繼大統至於思陵
亦用其法而壽皇倦勤之後旋卽升遐太上違豫日
久以至遜位赤山亦用其法而莊文魏邸相繼薨謝
若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則國
音之說自爲無用之談從之未必爲福不從未必爲
禍矣何爲信之若是其篤守之若是其嚴哉若曰其

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而向北固
已合於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邪臺史之言
進退無據類皆如此試加詰問使之置對必無辭以
自解矣若以地言則紹興諸陵臣所未覩不敢輕議
然趙彥逾固謂舊定神穴土肉淺薄開深五尺下有
水石難以安建矣而荆大聲者乃謂新定東頭之穴
比之先定神穴高一尺一寸五分開深九尺卽無水
石臣嘗詳考二人之言反復計度新穴比之舊穴只
高一尺一寸五分則是新穴開至六尺一寸五分則
與舊穴五尺之下有水石處高低齊等如何卻可開
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無水石邪且大聲旣
知有此無水吉穴當時便當指定何故卻定土肉淺
薄下有水石之處以爲神穴直至今日前說漏露無

地可葬然後乃言之邪其反覆謬妄小人常態雖若不足深責然其姦心乃欲奉壽皇梓宮置之水中而略無顧忌則其罔上迷國大逆無道之罪不容誅矣脫使其言別有曲折然一坂之地其廣幾何而昭慈聖獻皇后已用之矣徽宗一帝二后又用之矣高宗一帝一后又用之矣計其地氣已發洩而無餘行圍巡路下宮之屬又已迫狹之甚不可移減今但就其空處卽以爲穴東西趨那或遠或近初無定論蓋地理之法譬如針灸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有毫釐之差使醫者之施砭艾者如今日臺史之定宅兆則攻一穴而遍身皆創矣是又安能得其穴道之正乎若果此外別無可求則亦無可奈何而今兩浙數州皆爲近甸二三百里豈無一處可備選擇而獨遷就偏

仄於此數步之間邪政使必欲求得離山坐南向北之地亦當且先泛求壯厚高平可葬之處然後擇其合於此法者況其謬妄不經之說初不足信也邪臣自南來經由嚴州富陽縣見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蓋富陽乃孫氏所起之處而嚴州乃高宗受命之邦也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形勢寬平邃密而臣未之見也凡此數處臣雖未敢斷其必爲可用然以臣之所已見聞者逆推其未見未聞安知其不更有佳處萬萬於此而灼然可用者乎但今偏信臺史之言固執紹興之說而不肯求耳若欲求之則臣竊見近年地理之學出於江西福建者爲尤盛政使未必皆精然亦豈無一人羸知梗概大約平穩優於一二臺史者欲望聖明深察此理斥去荆大聲置

之於法卽日行下兩浙帥臣監司疾速搜訪量支路費多差人兵轎馬津遣赴闕令於近甸廣行相視得五七處然後遣官案行命使覆案不拘官品但取通曉地理之人參互考較擇一最吉之處以奉壽皇神靈萬世之安雖已迫近七月之期然事大體重不容苟簡其孫逢吉所謂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爲上此十字者實爲至論惟陛下采而用之庶幾有以少慰天下臣子之心爲國家祈天永命之助臣本儒生不曉術數非敢以淫巫瞽史之言眩惑聖聽自速譏誚蓋誠不忍以壽皇聖體之重委之水泉沙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是以痛憤激切一爲陛下言之譬如鄉鄰親舊之閒有以此等大事商量吾乃明知其事之利害必至於此而不盡情以告之人必以爲不忠不信

之人而況臣子之於君父又安忍有所顧望而默默無言哉惟陛下詳賜省察斷然行之則天下萬世不勝幸甚謹錄奏聞

朝野雜記紹熙末將營永阜陵趙子直以思陵之旁土薄水淺議卜於臨安之中軍寨朱晦翁亦乞於近畿改卜眾議不同復耐於會稽之域其後遂建永崇陵焉

孝宗將殯子直爲樞密使建議以攢宮本非永制實居淺土蔽以上宮初期尅復神京奉遷神駕雖其志甚美而其事實難且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豈宜徒徇虛名以基實禍識者深以爲然時日官荆大聲已卜地思陵之旁開深五尺下有泉石按行使趙德老以爲土肉淺薄不可用于子直乞改卜意欲以中軍

嘉慶三十二年三月
寨爲之而宰相畱仲至以爲不然於是德老與覆按使謝子肅附其說乃命大聲改卜於新穴之東視新穴纔高一尺一寸五分而已孫從之爲覆按使還言當少寬時日別求吉兆而內廷左右以上久居喪次內外不便皆主速葬之說乃詔侍從臺諫限三日集議議者皆言神穴未安自合展期改卜況朝廷禮文何嘗盡循古制豈必拘七月之期奏劉德修所草也朱晦翁時在經筵復上奏論臺史國音之說不可信又言今穴視前穴高一尺一寸五分則是開至六尺一寸五分卽與舊穴五尺之下負水石處高低齊等如何卻可開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邪臣自南來經由嚴州及富陽縣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形勢寬

平邃密此必有佳處可用而臣未之見也竊見近年地理出於江西福建爲尤盛望下兩路帥臣監司疾速搜訪量給路費多差人兵轎馬津遣赴闕令於畿甸廣行相視或謂晦翁之意似屬蔡元定季通也所謂國音者蓋近世庸妄之說以五音盡類羣姓而謂冢地向背各有其宜以國姓論之必當用離山坐南向北之地晦翁謂以禮而言則死者北首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論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若曰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向北固已合於國音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邪疏入不報其後卒定永阜殯陵於

會稽子直請如故事建陵臺同列又以後喪踰前喪而止故崇陵亦因之若成穆成恭二后則先葬於赤山慈懿皇后則殯於南山淨慈寺

宋史后妃傳孝宗成穆郭皇后生光宗紹興二十六年薨及受禪追冊爲皇后諡恭懷尋改安穆及營阜陵又改成穆

成恭夏皇后乾道三年崩諡安恭甯宗時改諡成恭宋史禮志成肅皇后謝氏開禧三年崩殯於永阜陵正北吏部尚書陸峻等言伏覩列聖在御間有諸后上仙緣無山陵可耐是致別葬若上仙在山陵已卜之後無有不從葬者其他諸后葬在山陵之前神靈既安並不遷耐惟元德章懿二后方其葬時名位未正續行追冊其成穆皇后孝宗登極卽行追冊改殯

所爲攢宮典禮已備與元德章懿事體不同所以更不遷耐竊稽前件典禮祇緣喪有前後勢所當然其於禮意卻無隆殺今來從葬阜陵爲合典故從之

光宗永崇陵

宋史慶元六年八月庚寅太上皇帝不豫辛卯崩于壽康宮十二月辛卯權攢于永崇陵

文獻通考慶元六年光宗崩丞相謝深甫等上陵名曰永崇案行使副韓邈黃鑑言判太史局荆大聲等相視得大行太上皇帝神穴係在永阜陵西永思陵下宮間地段委是國音王氣聚秀之地依得尊卑次序可以安建旣而差官覆按從之

宋史后妃傳光宗慈懿李皇后慶元六年崩權攢于臨安府南山之修吉寺

甯宗永茂陵

宋史本紀嘉定十七年八月丁酉帝崩于福甯殿寶

慶元年三月癸酉葬于會稽之永茂陵

宋史后妃傳甯宗恭淑韓皇后慶元六年崩權橫于

臨安府南山之廣教寺

宋史禮志甯宗恭聖仁烈皇后楊氏紹定五年十二

月崩耐葬茂陵

方輿勝覽甯宗茂陵其地乃泰甯寺舊址嘉定十七

年冬命楊暉為按行使歸奏云泰甯寺之山岡巒偉

特五峰在前直以上皇青山之雄翼以紫金白鹿之

秀宜為先帝弓劍之藏遂遷寺定卜焉

理宗永穆陵

宋史本紀景定五年冬十月丁卯帝崩咸淳元年三

月甲申葬于會稽之永穆陵

度宗永紹陵

宋史本紀咸淳十年秋七月癸未帝崩于福甯殿德

祐元年正月壬午葬于永紹陵

乾學案元世祖時江南浮屠總攝楊璉真珈

方怙勢淫虐嗾其徒嗣古妙高上言前宋會

稽諸陵寢當毀是時丞相桑哥擅政即可其

奏真珈遂悉掘徽宗以下十餘陵攫取金玉

珍寶無遺已乃盡哀諸帝后骼齧建白塔於

杭之故宮名曰鎮南以示壓勝又截理宗顱

骨為飲器真珈敗其資皆籍於官飲器亦入

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至明太祖時危素

在翰林宴見備言始末於上上歎息良久謂

素曰宋主初無大失德元與宋亦無世仇既取其國何乃縱姦人肆惡若此邪特遣主事谷秉義至北平購訪顛骨所在得諸西僧汝納所諭有司厝於高坐寺之西北其明年紹興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勅葬故陵

輟耕錄吳興王筠菴先生國器示余所藏唐義士傳讀之不覺令人泣下謹錄之傳曰辛亥秋友人端叟倪君過余溪上示遊杭雜藁中有識唐玉潛事一篇余讀大驚頓足起立曰異哉今世乃有此人有人此事願詳告我叟乃言曰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滄澹以養其母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屠者楊璉真珏怙恩橫肆勢焰燦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

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齧棄骨草莽閒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貨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謝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為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其瘞之眾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邱中郎將耽耽餓虎事露奈何唐曰余固籌之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本為匱復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藪地以藏為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哀陵骨雜置牛馬枯骸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梓首

禍者北焉山陰人始有籍籍傳唐氏者由是唐之義
風震動吳越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
於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問饒形南面
欲起語野麕尚純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
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蛻龍挂茅宇老天鑿區區千載
護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
翠葢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
月辟歷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亡忽震
蛟龍睡軒敞甯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
雨鬼神驚一坏自築珠邱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
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正天涯金
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卅落誰家
珠鳧玉鴈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年時寒食

節天家一騎奉香來余客錢唐久熟悉其事唐至今
無恙此雲溪羅先生有開所撰也及見遂昌鄭明德
先生元祐所書林義士事蹟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
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為杭丐
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卽以夾投籬中林鑄銀作
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閒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
其骨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
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
其一絕云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
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巖
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
誰家又曰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
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淒怨則忘

之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枝置於所函土堆
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
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
龍所藏尋常螻螿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閒曾識萬
年觴底月蜀魄飛繞百鳥臣長夜一聲山竹裂又一
首有曰君不見羊之年馬之月辟歷一聲山石裂聞
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靈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
此五詩與前所錄語句微不同詩中有雙匣字則是
收兩陵骨之意得非林義士詩羅雲溪以傳者之誤
而寫入傳中者乎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函土
上而作冬青詩我意會稽去杭止隔一水或者可以
致之若夫東嘉相望千餘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去
又豈能不枯瘁作如此想又疑是唐義士詩且葬骨

一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邪抑得
唐所易之骨邪蓋各行其所志不相知會理固有之
載考之齊人周草窗先生密癸辛雜識所記云至元
二十二年乙酉八月楊髡發陵之事起於天長寺福
僧聞號西山者成於演福寺剎僧澤號雲夢者初天
長乃魏憲靖王墳寺聞欲媚楊髡遂獻其寺旋又發
魏王家多得金玉以此起發陵之想澤一力贊成之
俾秦甯寺僧宗愷宗允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
寺地爲名告詞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及凶黨如沈
照磨之徒部令人夫發掘時有中官陵使羅銑者守
陵不去與之極力爭執爲澤痛箠脅之以刃令人逐
去大哭而出遂先啟甯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
寶玉極多惟理宗之陵所藏尤多啟棺之初有白氣

巨天蓋寶氣也理宗之尸如生其下皆藉以錦錦之
下承以竹絲細簞一小厮攫取擲地有聲乃金絲所
成或對云含珠有夜明者乃倒懸其尸樹間瀝取水
銀如此三日竟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
帝王髑髏可以厭勝致富故盜去耳事竟羅陵使買
棺製衣收斂大慟垂絕鄰里爲之感泣是夕聞西山
有哭聲凡晝夜不絕至十一月復發徽欽高孝光五
陵孟韋吳謝四后陵初徽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請
於金人欲歸梓宮凡六七年而後許至此被發掘徽
欽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
檠一枚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偽不可知不欲逆詐
亦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
嘗還也高宗陵骨髮盡化略無寸餘止錫器數件端

硯一隻硯爲澤所得孝陵亦蛻化無餘止頂骨小片
內有玉壺瓶一副古銅鬲一隻亦爲澤所得昔聞有
道之士能蛻化而仙未聞并骨蛻者真天人也若光
甯與諸后優然如生羅陵使亦如前棺斂後悉從火
化可謂忠且義矣當與張承業同傳陵中金錢以萬
計皆爲死氣所蝕如銅鐵狀以故諸兇棄而不取往
往爲村民所得聞有得貓睛異寶者一村翁於孟后
陵得一髻其髻長六寸餘其色紺碧髻根有短金釵
遂取以歸以其帝后遺物虔置佛堂中奉事之自此
家道寢豐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卽死翁恐甚急送龍
洞中而此翁今成富家矣方移理宗尸時澤在旁以
足蹴其首以示無懼遂覺奇痛一點起於足心自此
苦足疾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亡聞旣得

志且富不義之財復倚楊髡勢豪奪鄉人產業後為鄉夫二十人伺道閒屠而鬻之罪不加眾各不過受杖而已其愷與楊髡分贓不平已受杖死尚有允在據此說則雲溪所傳歲月絕不同蓋嘗論之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己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竊恐此時庶事草創而妖髡得以肆其惡與妖髡就戮羣兇接踵殞於非命天之所以禍淫者亦嚴矣但云高宗陵骨髮盡化孝宗陵頂骨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者何骨也林義士所收者又何骨也惜余生晚不及識宋季以來老儒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以待熟兩朝典故之人而問焉

彭瑋曰輟耕錄載發宋諸陵事未備謹案元世祖二十一年甲申桑哥為相與江商于屠總攝楊輩真珈相表裏嗾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諸陵明年乙酉

正月桑哥矯制可其奏於是發諸陵實利其殉寶也又哀諸帝遺骸建白塔於杭故宮曰鎮南以厭勝之載理宗頂以為飲器未幾虜事敗飲器亦籍入於官以賜帝師發陵時唐珏玉潛雷門先生與尚書省架閣林景熙痛之陰相躬拾不盡遺骨葬別山下植冬青為識遇寒食則密祭之珏後獲黃袍引兒報德之夢果生子珏為名需羅雲溪為傳其事謝翱為託度詞作冬青引曰冬青樹山南垂九日靈禽居上枝知君種年星在尾嶺月根到九泉護龍髓恆星晝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願君此心慎勿移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花離離白衣人拜地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珏又有感雷震白塔詩曰冬青花不堪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華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羊兒年犬兒月露露一聲天地裂至正月十九年己亥偽周張士誠遣平章張士信守杭壞白塔焚城塔亡而元亦馴至於亡矣是錄所載重複羅傳年月不同白塔一節可據鄭傳已自與前後不同無可據癸辛錄年月同失理宗首一節為飲器張本可據唐林二義士本同事者梧溪集羅傳之乃各立異不免傳疑今據史臣宋景濂高季迪并先儒楊維禎王逢原諸集以訂補其未備觀者詳之孫陽曰徽欽二帝陵在高麗地方二陵大如山高麗人皆知為宋二帝陵也蓋金時幅員甚廣高麗北境皆其地彼時葬二帝於此以空柩歸中國耳

乾學案癸辛雜識謂元姦僧發徽欽二陵皆空棺先時為金人所給原未嘗還中國越中何嘗有徽欽之陵而姦僧又於何所發掘觀此一事之謬則諸說之傳聞失實亦有之矣

端宗永福陵

讀禮通考卷之三十三
行朝錄祥興元年九月葬端宗皇帝于崖山陵曰永福

廣州鄉賢傳帝舟次於化州之界病大作四月帝崩於礪州曾淵子充山陵使奉帝殯於香山馬南寶家偽為梓宮出葬其實永福陵在崖山也

遼太祖祖陵

遼史天顯元年七月甲戌次扶餘府上崩九月丁卯梓宮至皇都權殯于子城西北二年八月丁酉葬于祖陵置祖州天成軍節度使以奉陵寢

太宗懷陵

遼史大同元年夏四月丁丑上崩于欒城九月壬子朔葬于鳳山陵曰懷陵

世宗顯陵

后妃傳靖安皇后蕭氏生穆宗天顯十年崩葬奉陵
遼史天祿五年九月帝自將南伐次歸化州察割反帝遇弒應歷元年葬于顯州西山陵曰顯陵
后妃傳懷節皇后蕭氏生景宗天祿末立為后察割作亂遇害

世宗如甄氏後唐宮人帝從太宗南征得之及即位立為皇后察割作亂遇害景宗立葬二后于醫巫閭山建廟陵寢側

穆宗懷陵

遼史應歷十九年三月近侍小哥盃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反帝遇弒耐葬懷陵

景宗乾陵

遼史乾亨四年九月幸雲州獵於祥古山帝不豫王
子次焦山崩十二月癸酉奉天行皇帝梓宮於葢塗
殿統和元年二月甲午葬乾陵

后妃傳睿知皇后蕭氏生聖宗統和二十七年崩
遼史本紀二十八年夏四月甲子葬太后於乾陵
聖宗慶陵

遼史太平十一年六月丁丑朔駐蹕大福河之北己
卯帝崩於行宮乙未奉梓宮殯於永安山太平殿八
月壬午遷梓宮於葢塗殿十一月甲午葬於慶陵
后妃傳仁德皇后蕭氏欽哀皇后蕭氏並祔慶陵
興宗慶陵

遼史重熙二十四年秋七月如秋山次南崖之北峪
不豫八月丁亥疾大漸己丑帝崩於行宮十一月甲

子葬於慶陵宋及高麗遣使來會名其山曰永興

后妃傳仁懿皇后蕭氏生道宗太康二年崩

遼史本紀太康二年六月甲午葬仁懿皇后於慶陵

道宗慶陵

遼史壽隆七年春正月甲戌上崩於行宮六月辛亥
葬於慶陵

后妃傳宣懿皇后蕭氏乾統初合葬慶陵○惠妃蕭
氏太康二年立為皇后葬太子山

天祚帝

遼史保大五年帝為金人所獲降封海濱王改封豫
王皇統五年葬於廣甯府閭陽縣乾陵旁

宣宗永安陵

遼史邪律溥者世號為北遼興宗第四孫保大二年

天祚奔奚王回離保林牙邪律大石等引唐靈武故事勸進遂卽位建福元年病死葬燕西香山永安陵

義宗顯陵

遼史宗室傳義宗名倍太祖長子神冊元年立為皇太子忽汗城降復叛太祖破之改其國曰東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為人皇王主之仍賜天子冠服建元甘露太祖訃至倍卽日奔赴山陵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讓位焉葬於醫巫閭山世宗卽位諡讓國皇帝陵曰顯陵

乾學案遼太宗葬懷陵穆宗祔焉可也聖宗葬慶陵而興宗道宗皆因之何與東丹王之葬既名之曰顯陵矣而世宗復曰顯陵均未可言禮也

金始祖光陵

金史世紀金之始祖諱函普天會十四年追諡景元皇帝廟號始祖皇統四年號其藏曰光陵

德宗熙陵

金史世紀德帝諱烏魯天會十四年追諡德皇帝皇統四年號其藏曰熙陵

安帝建陵

金史世紀安帝諱跋海天會十四年追諡安皇帝皇統四年號其藏曰建陵

獻祖輝陵

金史世紀獻祖諱綏可天會十四年追諡定昭皇帝廟號獻祖皇統四年號其藏曰輝陵

昭祖安陵

金史世紀昭祖諱石魯天會十四年追諡成襄皇帝
廟號昭祖皇統四年藏號安陵

景祖定陵

金史世紀景祖諱烏古迺天會十四年追諡惠桓皇
帝廟號景祖皇統四年藏號定陵

世祖永陵

金史世紀世祖諱劾里鉢天會十五年追諡聖肅皇
帝廟號世祖皇統四年藏號永陵

肅宗泰陵

金史世紀世祖母弟頗刺淑景祖第四子也是為肅
宗天會十五年追諡穆憲皇帝皇統四年藏號泰陵

穆宗獻陵

金史世紀穆宗諱盈哥景祖第五子也天會十五年

追諡孝平皇帝廟號穆宗皇統四年號其藏曰獻陵
康宗喬陵

金史世紀康宗世祖長子也天會十五年追諡恭簡
皇帝皇統四年號其藏曰喬陵

乾學案天會金太宗建元也本紀止十三年
而世紀屢書十四十五年未詳

賜王紀正隆元年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遷
始祖以下梓宮八月丁丑如大房山行視山陵十月
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於大房山

太祖睿陵

金本紀天輔七年八月戊申上崩于部堵灤西行宮
九月癸丑梓宮至上京乙卯葬宮城西南甯神殿天
會十三年二月辛酉改葬和陵立開天啟祚睿德神

功之碑于燕京城南常所駐蹕之地皇統四年改和陵曰睿陵貞元三年十一月改葬于大房山仍號睿陵

海陵煬王紀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雲峰寺為山陵建行宮其麓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遷太祖太宗梓宮丙寅如大房山營山陵八月甲申啟土十月己卯梓宮至中都以大安殿為丕承殿安置丁酉大房山行宮成名曰磐甯十一月乙巳朔梓宮發丕承殿戊申山陵禮成

金史后妃傳太祖欽憲皇后紇石烈氏天會十四年正月崩于慶元宮二月癸卯耐葬睿陵

金史海陵遷諸陵于大房山以撻懶嘗給事太祖命作石像置睿陵前

太宗恭陵

金本紀天會十三年正月己巳上崩于明德宮三月

乙酉葬和陵皇統四年改號恭陵貞元三年十一月

戊申改葬于大房山仍號恭陵

金史后妃傳太宗欽仁皇后唐括氏皇統三年崩于

明德宮耐葬恭陵

神麓記金太祖葬地號曰泰陵太宗所葬之墳山號曰豫陵

乾學案金太祖睿陵太宗恭陵後改葬房山名仍其舊苗氏所紀特與不同或者其初擬名也

熙宗思陵

金本紀皇統九年十二月忽土阿里出虎弒帝亮復

前手刃之帝崩左丞相秉德等遂奉亮為帝降帝為東昏王葬于皇后裴滿氏墓中貞元三年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謚武靈皇帝廟號閔宗陵曰思陵二十七年改廟號熙宗二十八年以思陵狹小改葬于峨眉谷仍號思陵
思陵錄清熙十五年謀報金人制曰朕惟熙宗孝成皇帝以武元適孫受文烈顧命作其即位十有五年偃兵息民中外安乂而海陵庶人亮包藏禍心覬覦神器陰煽姦黨遂成篡逆而又厚加誣詆降從王封亮既得志肆其兇殘不道之極至於殺母人怨神怒自底誅滅惟皇天眷祐於我家肆予一人纘承先緒暴其罪惡貶為庶人仍黜其殯於兆域之外仰惟熙宗位號宜正是以閒者稽合禮文升祔太室復加美

謚尊而崇之惟葬非其所蓋嘗憮然爰命有司卜地涓日奉遷梓宮已於十月初八日備禮葬于思陵庶幾有以慰在天之靈也大定二十八年十一月金史后妃傳熙宗悼平皇后裴滿氏大定閒祔葬思陵

海陵煬王墓

金本紀正隆六年九月上自將三十二總管兵伐宋十一月乙未完顏元宜等軍反帝遇弒崩大定二年降封為海陵郡王二月世宗使小底婁寶與南京官遷其柩于甯德宮四月葬于大房山鹿門谷諸王兆域中二十年有司奏煬王之罪不當有王封亦不當在諸王塋域乃詔降為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

世宗興陵

金本紀大定二十九年正月壬辰朔上大漸癸巳崩于福安殿四月乙酉葬興陵

乾學案興陵熙宗既已名景宣帝之藏矣世宗陵復名之何也

金史后妃傳世宗昭德皇后烏林答氏世宗在濟南海陵召后來中都后念若身死濟南海陵必殺世宗惟奉詔去濟南而死世宗可以免后既離濟南行至良鄉去中都七十里從行者防之稍緩后得聞即自殺世宗過良鄉葬后于宛平縣土龜原大定二年追冊為后十二年五月車駕幸土龜原致奠十九年改卜于大房山十一月戊午奉安于磐甯宮庚申葬于坤厚陵二十九年耐葬興陵

元妃李氏生衛紹王大定二十一年以疾薨葬于海王莊二十八年陪葬于坤厚陵

章宗道陵

金本紀泰和八年十一月乙卯上不豫丙辰崩于福安殿大安元年二月甲申葬道陵

金史后妃傳章宗欽懷皇后蒲察氏崩大安初耐葬道陵

宣宗德陵

金本紀元光二年十二月庚寅上崩于甯德殿明年三月庚申葬德陵

金史后妃傳宣宗明惠皇后王氏生哀宗正大八年九月崩遺命園陵制度務從儉約十二月己未葬汴城迎朔門外五里莊獻太子墓之西

附 徽宗興陵

金世紀景宣皇帝太祖第二子天會二年薨熙宗即位追上尊諡曰景宣皇帝廟號徽宗改葬興陵

睿宗景陵

金世紀睿宗皇帝大定上尊諡陪葬睿陵改葬于大房山號景陵

金史后妃傳睿宗欽慈皇后蒲察氏睿宗元配大定二年耐葬景陵

貞懿皇后李氏世宗母正隆六年五月卒初后自建浮圖于遼陽是為垂慶寺臨終謂世宗曰鄉土之念人情所同吾已用浮圖法置塔於此不必合葬也世宗深念遺命乃詔有司增大舊塔起奉慈殿于塔前勅禮部尚書王競為塔銘

顯宗裕陵

金世紀顯宗皇帝世宗第二子大定二年立為皇太子二十五年六月崩于承華殿七月賜諡宣孝太子十一月庚寅葬于大房山世宗崩太孫即位是為章宗五月追諡光孝皇帝廟號顯宗陵曰裕陵

金史后妃傳顯宗孝懿皇后徒單氏明昌二年正月崩于隆慶宮耐葬裕陵

元諸帝陵

元之諸帝皆葬起輦谷

元史祭祀志凡宮車晏駕棺用香楠木中分為二刳肖人形其廣狹長短僅足容身而已殮用貂皮襖皮帽其靴襪繫腰盒鉢俱用白粉皮為之殉以金壺瓶二盞一碗楪匙筋各一殮訖用黃金為籩四條以束之輿車用白氈青緣納失失為簾覆棺亦以納失失

爲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騎馬牽馬一疋以黃金飾鞍轡籠以納失失謂之金靈馬日三次用羊奠祭至所葬陵地其開穴所起之土成塊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復以次掩覆之其有剩土則遠置他所送葬官三員居五里外日一次燒飯致祭三年然後返

潘墳褚記室歷代送終之禮至始皇爲甚侈窮天下之力以崇山墳傾天下之財以滿藏槨盡後宮之女以殉埋葬墳土未乾而國邱墟矣其他如漢唐宋陵寢埋殉貨物亦多漢用卽位之年上供錢帛之半其後變亂多遭發掘形體暴露非徒無益益有損焉元朝棺裏用椀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小合爲棺置遺體其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爲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園寢之地理之則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無復考誌遺蹟豈復有發掘暴露之患哉誠曠古所無之典也夫葬以安遺體遺體既安多貲以殉何益哉

讀禮通考卷第九十二

